云层之上全是阳光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03
- 01
- 02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01
- 02
- 03
- 05
- 04
- 06
- 07
- 08
- 09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01

- 02
- 03
- 04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03

03>>>

刚刚被夏宁屿调节过的气氛非但没有轻松，反而更紧张了。

从马路对面正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一个女生。

她嚣张得都没有抬头看下红绿灯，就蹬蹬蹬地朝这边跑过来。一看就是平时不大参加体育锻炼的女生，跑起步来缺少必要的协调性。东一下西一下，像是随时要跌倒在地一样。

“又是一个冒失的女生。”夏宁屿苦恼地皱起了眉。

旁边的妈妈忍不住说起话来：“这孩子疯了，车开得都那么快，怎么就敢横穿马路，万一撞……”

夏妈妈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应验了。

“你还真是乌鸦嘴。”夏宁屿在等待绿灯跳转前的一丁点时间里没有忘记嘲讽了一句妈妈，又一辆车呼啸着在最后一刻奋力越过斑马线，朝前方突突突地开过去。隔着这些飞快移动的车辆，夏宁屿视线里的女生痛苦地瘫倒在地上。

飞舞的灰尘以及刚刚排放出来的汽车尾气将空气搅浑成一片模糊，就算是这样，慢慢抬起的一张脸，以及涨满了泪水的通红的眼眶，还是渐渐清晰在夏宁屿的视线里，然后，他抬了抬手，试探着朝对方喊了一声：“顾小卓——”

“没事吧，你？”夏宁屿一脸焦急。“还是那么冒失，一点没变。”

女生感觉到头顶快速移过来一片阴影，才抬起头来朝眼前的男生仔细的看过去，用了一些时间才从男生的眉眼里唤醒了记忆的画面。

翻涌着跟潮水一样朝自己拍打过来。

“你是夏宁屿？”

男生点了点头，露出暖暖而惊讶的笑：“没想到你这个臭记性，还能记得住我呀。你怎么闯红灯呀，连小学生都不如。”

顾小卓有些脸红，不过很快镇定下来：“我忘带了准考证，这不着急回家去取……”

“挂个电话叫家里送来不就结了。”

叙旧至此，两个人都说不出话了。夏宁屿瞪着眼看从女生裙子下淌出来的鲜血，瞬间震住了。然后迅速掏出手机拨通了120，操着爆破音朝那边大喊大叫。一边的妈妈看不下去了，劈手夺过了夏宁屿手上的手机，脸色无比难看。

“开考时间马上就到了。”夏妈妈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不知从哪来的力气，硬是把夏宁屿塞进了车里，“你再这样爱管闲事的话，就……”

车子飞快地开起来。

而顾小卓一个人被抛弃在马路中央。

“就怎么样？”完全陌生的冰冷语气，连看过来的目光也带着寒冷，“我不想做跟爸爸一样冷血的人。”

“当初她们顾家是怎么待你……你又不是不知道……”妈妈紧紧地拧住双手，“这么多年，我们早跟他们家划清界限，你是你，我是我，再无往来，你何必管别人的事呢。”

“我不管我要下车！”

就在夏宁屿吵闹得似乎不知所措的时候，妈妈双手掩面，低低的哭泣起来，其实过去那些年的许多事，她都不愿甚至是不敢再去想起，可是这一刻，还是风起云涌一般簇拥着像是从天边翻滚着的移动过来的乌云一样，遮住了阳光，停在了自己的头顶。

面对妈妈的潸然落泪，夏宁屿突然安静下来：“妈妈，对不起……只是，我不想做心肠硬的人，就算是对于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一样不愿看到他们的不幸。”

“小屿真是长大了呢。”夏妈妈把眼泪擦干，“但我还是不想影响你考试，这样吧，我现在下车就回去照顾一下顾小卓，你放心去学校考试吧。”

夏宁屿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进了考场，却在一道题目也写不下去，拿笔尖将试卷戳了无数个小洞，规定开考半个小时方可出考场的时间一到，男生立即起身，急匆匆交了一张白卷，顶着一张白刷刷的脸拉开教室门，朝着白光泛滥的操场跑去。

而另外一个窗口下的顾小卓正忍着小腿上伤口的疼痛，埋着头刷刷地写着卷纸，偶然抬起头去朝窗外望去，视线里是男生一小片模糊的白色影子。

那是夏宁屿吧。

记忆里，许多年前的夏天从遥远的海域滚滚而来。

01

01>>>

夏至。

明晃晃的阳光照得少年睁不开眼，抬起手遮住临近正午时强烈的白光。——头脑里莫名其妙地跳出了“夏至”这个词。明明已经过去很久了呀，甚至都过了小暑。——右手手腕处有些麻，也或者是疼，总之是很难受的感觉。夏宁屿抬起左手揉了揉通红的眼睛，不用照镜子，也猜得到，必定像是要烂掉的一对坏桃子，再揉一揉，也许就会流出水来。

昨晚喝了很多绿茶，就算是梦里面，尿意也滚滚袭来，被迫起床去卫生间小解，不是这样的话，也许夏宁屿一觉能睡到黄昏。

都是些不好的预兆，其实之前也出现过，不过一直没在意：

朝着四面八方乱翘的头发使男生看上去像是被遗弃的小孩，刷牙的时候还出了一点血，用丁家宜牌子的男士洗面奶，之前一直没问题，这周却皮肤过敏，起了层红色的疙瘩，而且洗完脸后，镜子里的那张脸看上去还像是蒙了一层灰，没有一点光，看过去就是倒霉相。

还真是上火了呀。

都跟自己说得好好的，就算是考成一地鸡毛也是无所谓的事。可是——少年拿牙刷狠狠地在口里捅了两下，血渗进白色的泡沫，一起粘在嘴角，看上去就很恶——还是上火了诶。

上午10：40，妈妈早在三个小时之前就已离开家门。

上班去了。

拿着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的夏宁屿，发现桌子上多了一张便条：

小屿，冰箱里有面包和牛奶，起床后记得吃。我已经给你爸爸挂电话了，讲了你成绩很差，他现在也蛮有钱，不在乎花几万块的赞助费，送你去重点中学读书。妈妈真是没能耐，到头来还是要去求他。

成绩是昨天晚上，哦，正确地说，是今天凌晨出来的，妈妈比自己还心焦，守着电话，秒针刚刚划过数字12，她立刻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查询夏宁屿的中考成绩。因为按了免提键，所以守在一边的夏宁屿也听得清清楚楚。

就像是眼睁睁地看见从天上掉下来一把铁锤，躲闪了半天，还是走霉运地跟它亲密接触了。

当的一声，砸在头上，鲜血横流。

总分471。

471分。

夏宁屿看见妈妈的眼睛一下就红了，眨眼之间，眼泪就跟夏天的囤积在云层上的积云雨，瞬时掉了下来。

那该死的声音还在继续：“……返回请按1号键……”

02

夏宁屿擦干了头发，站在电话机旁狠狠地捅了下1号键，要是真可以按一下就返回到闪亮的旧时光去，那么，宁愿就这么一直按一直按，按到出生以前，就当自己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那该多好……

不过，一想到那样的话，便吃不到路边的烤肉串和鱿鱼爪，夏宁屿就摇了摇头，朝镜子里的自己露出招牌式的笑容，比起那些被禁止的路边美食来，四处流亡怎么样，交了白卷怎么样，中考落榜又怎么样？

中考落榜的话，又，怎，么，样？

“中考落榜的话，你就离开青耳，去上海跟你爸爸一起生活吧。他总归不会害你，何况他那里的环境啊条件啊都要比这里好上千倍呢。”

“读普通中学也无所谓啊。”夏宁屿朝嘟起嘴，像小孩子一样扯住妈妈的衣角走路，其实身高已经早早高过妈妈，脱离了小孩子的范畴，所以撒起娇来，难免有点怪怪的，妈妈却从来不管，小时候夏宁屿很少撒娇，更多的时候都是抿着嘴唇迎接不可预测的生活危机，现在日子总算安稳了，小孩子的性子反弹回来，越来越有自己的小脾气，算是对过去不幸的补救吧。就算是想管也开不了口。

“我只想你读重点中学。”夏妈妈走路很快，怕是误了开考的时间，太阳恹恹地挂在天边，还没彻底燃烧起来，打在眼皮上的日光也只是晕出一圈毛茸茸的温暖。“你爸说，你要考上重点的话，什么都好说，一切依你的。我知道你肯定想要生活在我身边的。那样的话，就算再苦，我也能撑得下去，多干点活供你读书也没什么了不起。要是考不上，那就得听你爸的，之前我们也是约法三章，别管他对我怎么样，也不要看我们俩关系有多恶劣，在教育你的问题上，我跟你爸是没多大分歧的。”

“我的成绩也还可以呀！”夏宁屿知道妈妈只是嘴巴上说不在乎，其实全世界最在乎自己的人就是她了，很难受地白了白眼睛，有些赌

气地说，“我一定会考上重点中学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考上最好。”夏妈妈站住，前面的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我也不希望你从我身边离开。”

以前妈妈不是没说过，自己之于她，是比心脏、比双手、比大脑、比她自己还要重要的存在，所以，就算是活生生地把她的双手剁下来，也未必有自己从她身边离开而难受，虽然比喻得血腥了点，却也精准。

已经十六岁的夏宁屿比谁都明白这一点。

比任何人都明白。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一个月以前。

夏宁屿对这样的窒息压抑的对话充满了厌倦，于是先煞有介事地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才转过脸来朝妈妈露出一个明晃晃的微笑：“妈，时间好像来不及了啊，咱俩一起闯红灯好不好呀？”

“找死啊，你！”同样不分大小地顶撞回来。

但还是下意识地拉住了儿子的手，怕他真要横穿马路闯过红灯。

夏宁屿挣脱开来：“我只是调节一下紧张的气氛罢了。”

——这样的少年，在儿童时期，就已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来，并非是多么的超拔脱俗或者是幸运地像是漫画男主角一样，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更没有特殊的能力，比如能看到鬼，会炼金术、穿越时空之类的，没有，这些都没有，哪怕是最俗气的一种设想，生下来就可以有轻松过完一辈子的财势，对于叫做夏宁屿的男生来说，这些都是放在心底的妄想。

甚至在一出生，爸爸就弃自己和妈妈而去。

连如何活下去都是横在眼前的大问题。

然后被妈妈送出去，四处辗转寄居在远房亲戚家，受尽了挖苦和白眼。就是这样的少年，这么多年，从不哭泣，始终对生活充满强大到凶悍的热情，很少有人看见他没精打采的模样，经常是露着一排整

齐洁白的牙齿朝人灿烂的微笑，每个接近他的人都能从他身上获得快乐的能量。

健康明朗的少年总归是惹人喜欢的。

更何况，虽不是什么绝世美男，但还是可以划到美少年的范畴里去，虽然皮肤有点黑黑的，不过这个时下也很流行呀。

同班的女生背地里经常会这样议论。

夏宁屿会很得意凑过去，明知故问地朝向那些女生："你们议论的是哪个男生呀？"

女生们的脸飞速窜红，眼睛里荡漾着窘迫而温柔的甜蜜。看到这些，夏宁屿就会更加得意地伸手抓抓头发："嗳，我的魅力很大的呀。"

"是呀！"一个跟史诺比是表兄妹关系的女生顶着一张大红脸看过来，"我喜欢找有魅力的男生做我的男朋友。"

夏宁屿觉得脚下安装了弹簧，狠狠地踩下去，只为了寻求更大的弹力，把自己弹得越远越好，好想用力地逃脱这样的境地。

于是，伸双手双挡在胸前用力地摇了摇："请你，恩，对，站在那里，离我三米远的地方说话就可以了，不要过来呀。"

轮到在场的其他人哈哈大笑。

心里却泛起这样嘀咕："啊，冒失的女生还真是多。"

04

04>>>

理所当然，并不能如愿以偿进入青耳中学。

夏宁屿也觉得对不起妈妈，只是一味地讨好妈妈，并且反复强调着，就算是读普通中学也无所谓，自己一定要留在妈妈身边。总归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何况事以至此，再责怪也于事无补，夏妈妈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甚至对儿子的表态大为感动，也就没有第一时间将成绩告诉夏宁屿远在上海的生父。一心想着，就算是累死，也要赚足够的钱把夏宁屿送进重点中学，不能耽误了孩子。

自作主张地联系上了青耳中学的教学主任。

据说是学校的骨干，也是能跟校长递得上话的厉害角色，

一天时间没有出门，一直在挂线，跟朋友聊天，更多的时候是在打游戏，眼睛累了就揉一揉继续，就这么一天的光景到了尾声，门外才传来金属钥匙插进门孔的转动声。夏宁屿站起身来，朝客厅走去，妈妈左说提菜，右手接起了响个不停的电话：

“啊，喂，请问你是……”

踢掉鞋子，换上了拖鞋，将手中的菜递给夏宁屿。微微歪着头，将手机夹在肩膀和下巴中间，夏妈妈使个眼色示意男生把菜拿到厨房去。

“俞老师啊，是俞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男生拎住菜站着没动。

“我们听你的呀，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就什么时候见面。我就想吧，你也见一见这孩子，要不是出了点意外，哪里会是这点成绩呢。其实他挺聪明的，你见一见就知道了，将来肯定能考个好大学的。这孩子我就托付给俞老师你了啊。”

“……”

“这件事真的就拜托俞老师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要不是芳姐给我引见你，我真都不知道才好了。芳姐我们都是很好的姐妹，所以，无论如何，还请俞老师帮帮忙呀。”

“……”

“好的好的。”夏妈妈脸上露出了笑容，“那就明天晚上见。我记牢了。谢谢俞老师呢。”

挂了电话后，妈妈舒了长长一口气。朝夏宁屿笑笑说：“要是他真肯帮忙，你进青耳中学问题就不大了呢。”甚至高兴得哼起了小曲，并且做了男生爱吃的红烧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夏宁屿却觉得心里被塞了满满当当似的棉絮。

男生夹了最后一块香喷喷的红烧肉的时候发现妈妈脖子上的金项链不见了。

其实不问，也知道为什么。

饭店是俞姓老师选的，显然这里是他平时常来的地方，跟服务员都很熟悉的，菜单在几个人手中传了一圈后，俞老师一个人包揽了点餐的权利。清蒸鲑鱼、山参老鸡汤、新疆扒羊腿、三纹鱼、爆炒龙虾……菜名一道道报过来，夏宁屿有点心惊肉跳，这老东西不仅能吃，而且也太能吃肉了吧。俞老师一口气点了八道菜后，趴地把菜谱一喝，得意洋洋地说：“这些就可以了。其实，点菜也是一门不小的学问呢。”在等待上餐的大部分时间里，三个人就听着俞老师对于美食的一番评头论足了。

夏宁屿并不知道老师的全名，只是跟着芳姨和妈妈一口口地叫着俞老师好。客套之外，无疑要接触到核心问题。顶着一头白头发的俞老师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推托说怎么说这孩子分也太低了吧。才四百来分，别说青耳中学，就普通高中也拿不出手去呀。芳姨最会圆场，立刻接下话茬说就是因为难办才找到俞老师的，别人谁都办不了的俞老师也能办得下来，俞老师就是本事大。说完又给夏妈妈使颜

色，夏妈妈心领神会，立刻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百元大钞，目测之下，也是会有一万块的吧。

俞老师眼睛一亮，端起面前的一杯酒，仰起脖子喝光之后，立即拍着胸脯说这事包在他身上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从饭店出来后，俞老师走路有点晃。夏妈妈忙嘱咐小屿过去扶一下俞老师。根本说不上什么早有预谋之类的，只是，第一印象就是那么那么讨厌这个人，特别在他吹嘘自己是多么多么厉害的时候，夏宁屿只是恶心得想要吐掉。把妈妈站收银台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白白送给这样的人，总是心有不甘。于是手悄悄地伸进了他的口袋。

05

05>>>

出门前，夏宁屿掏了掏口袋，然后一手拉开门朝妈妈喊：“妈，帮我从储蓄灌里倒些零花钱出来呀。”

“好。”夏妈妈应了声后匆匆朝儿子的卧室走去，看了眼卷在床上的被子，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是不知说了多少回起床要记得叠被子，却老也记不住，他的卧室一眼看过去就跟猪窝一样，抓了几个硬币转身出来递给夏宁屿，嘱咐着记得路上注意安全后，夏妈妈暂时放下了厨房里的活，朝夏宁屿的卧室去整理被子。

叠完被子放在床头，用手压了压。又将横在里侧的枕头够了出来想压上去，当夏妈妈拎起枕头后，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塞得鼓鼓的一个牛皮纸信封。

不敢相信地打开来，是一叠崭新的钞票。

从什么时候开始保留了这样的习惯。

出门前要带上一把硬币塞进口袋里，给遇见的每一个乞讨者一毛钱。这样的行动常被引来诸如“做作”“虚伪”或者“傻瓜”“笨蛋”等两种充满贬义的评价。前者一般是不大熟悉夏宁屿的人，看见他这么做，会觉得他这种行为是起高调故意引起别人注意的伎俩，后者一般都是男生身边的熟人，知道他这么做绝非想赢取什么，倒是在他施舍钱财的时候常常提醒现在乞讨的人多是骗子。夏宁屿指着在地上靠双手走路的残疾人说，就算他是骗子，你不觉得他也很可怜么。再怎么说，我们也是比他要强上很多的人啊，一毛钱也是我现在能给得起的。

这样的男生，长大之后最想做慈善事业，想成为大慈善家。

所以最羡慕的人是李连杰，不是因为他的功夫和电影，而是因为他做了壹基金。夏宁屿在学校成了这个慈善项目的免费宣传员。

那些长手长脚的男生会起初会笑话夏宁屿，伸过长长的胳膊一把搂过不算高大的夏宁屿，嬉皮笑脸地说你的脑袋是不是被门给夹住

了。

这些都是不了解夏宁屿的过去的人。

了解他的人都有谁?

顾小卓算是其中的一个吧。她知道他的很多历史，换句话说，那段可能算得上是夏宁屿一生中最凄惨最狼狈的时光，他遇到了顾小卓。

那时的夏宁屿，被寄养在远房亲戚家里，因为备受虐待，从被寄养的人家逃了出来，差不多三天没吃东西的夏宁屿倒在了顾小卓家的门口。昏倒前响起了尖锐而细长的小女孩的哭叫，那是顾小卓无疑了。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想起来就跟是一场梦似的。

前一天晚上刚进家门，俞老师就挂了夏妈妈的手机。

大致意思是说谢谢你们的款待，小孩子头顶灵光得很，真不是我这样的老师能指点得了的，凭这聪明劲，将来读大学肯定没问题。

夏妈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那边已经准备收线了。合上手机之后，夏妈妈转过头来冲儿子说，这个俞老师还真是怪怪的哦。

夏宁屿支开话题：“妈，你以后少喝酒。”

此时此刻，站在儿子卧室里的夏妈妈，手里攥着那一把钱，才想起了昨天晚上的电话，那种恼怒铺天盖地地朝自己劈面袭来。

像是要裂开了一样的疼。

06

06>>>

夏宁屿在百盛一楼卖黄金饰品的地方收住了脚步。站在远远的地方看过去，穿着整洁的售货员小姐僵着一张脸跟珠光宝气的柜台后口站着，偶然抬起眼，流露出来的却是警戒。

靠，以为我来抢珠宝啊。

夏宁屿抓抓后脑勺转了一个方向。

十六年前的今天，夏宁屿来到这个世界上，自打他有记忆开始，就对这一天记忆犹新。在自己出生的这一天，尽管那么多的事，夏宁屿在当时并没有机会感受到，但长大后，经由别人的追述重新构筑起来的记忆，还是让夏宁屿喘不过气来。

这个男生，在出生的当天，跟自己的妈妈一起，被爸爸抛弃掉。

长大的这么多年，他甚至想过“死”这样的字眼，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个错误。可是男生并没有就此真的一败涂地下去。等到他长大多少懂得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就比别的孩子更清晰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和母亲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比自己更不幸的是妈妈。

怎么说，自己还是孩子，还可以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之类的名义得到怜悯，而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妈妈则不行，她要背负着道德败坏之类的罪名，因此不被社会所容，连找到一份谋生的差事都成为奢侈之事。

比自己活得更辛苦更艰难。

妈妈是需要保护的人吧。

街坊邻居们纷纷朝向妈妈的复杂而异样的目光里，夏宁屿攥紧了拳头。从记事起，夏宁屿都记得妈妈的生日，没有钱的时候他自己做小礼物送给妈妈，甚至包括一只用泥巴做的玩偶，后来则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给妈妈买廉价的化妆品。一直到今天——

都是因为自己升学的事，其实夏宁屿也是心知肚明，妈妈脖子上的项链是拿出去当掉了。他手里攥着一千块钱——妈妈是那么爱美的人，所以在她当掉那条项链的时候一定很心疼的是吧——要是不给妈妈买一条更漂亮的项链回去，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吧。

夏宁屿垂头看着柜台，指着其中一条价格在999元的项链喊服务员拿出来看。从柱子后面应声走过来的人在看到男生的瞬间，灿烂的笑脸垮了下去。

“怎么是你？”

夏宁屿微微一怔，明亮的灯光下女生的脸显得有些不真实：“顾小卓？你不读书了，你来工作了呀？”

微微仰起的下巴，以及说不上是骄傲还是倔强的神情：“看到我今天沦落到靠上街打工来维持生活的样子，你心里会冒出罪有应得之类的想法吧，你也会觉得很开心，是吧？”

“我并没有这样说。”

“可是你的眼睛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男生搔了搔后脑勺：“哈，我的眼睛还会说话啦？”

“哼。”顾小卓对男生的调侃根本不屑一顾，而是话锋一转，“不过你也不许高兴太早哦。”

07

07>>>

夏妈妈很少跟儿子说起以前的那些事。一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未必要当做反面教材来展示给小孩子看，羞于启齿，对自己也过于残忍；二是觉得这么多年，苦多于甜，即便不说，夏宁屿也会有所感知，将来越来越好，那就少回顾点过去，多盼望点将来吧。但架不是夏妈妈有一好姐妹芳姐，她把夏妈妈所有的事都跟夏宁屿翻来覆去地讲了好些遍。

芳姨给夏宁屿上忆苦思甜课时候每次差不多都这么开头，要不是你妈当初是个每人胚子，你能长得这么秀气，我跟你说，好看就资本，将来你靠这个吃软饭都可以活得很潇洒。每次说到这，夏宁屿都忍不住翻了翻眼睛以示嘲讽。芳姨才不肯就罢，哦呀呀，你是不是觉得你芳姨我特俗，我跟你说，整那些清高的没用，就跟当年你妈似的，一心追求啥爱情，结果就碰上你爸那么个花花公子了，到最后又怎么样，还不是生生被人抛弃了。要说都是你爸的错也不尽然，你妈当年能像我这么清醒哪会遭这么些罪。

夏宁屿插嘴：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我了吧。

时光飞速翻转倒退。

一直到夏宁屿刚刚出生的那个夏天。连续的暴雨使得天气变得特别清爽，云朵飘到离阳光更近的地方点缀着天空。从医院里抱着孩子走出来的夏妈妈一脸豁达。倒是一旁的芳姐愁容满面。

“你以后怎么生活啊。”

“我就不相信他那么狠心，就算是不顾及我，他总得顾及一下他的儿子啊。”夏妈妈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就算是他不回来，我也可以把他带大。”

冷酷的现实狠狠地扇了年轻的夏妈妈两个耳光。

响亮得连芳姐都觉得疼。

那个姓夏的男人不仅没有回来，反而在上海安了家。而夏妈妈并没有与男人办理结婚手续，所以就算是男人后来富裕了，夏妈妈也根本没有办法获得一分钱。更因为未婚先孕，年轻的夏妈妈承受着从未遇到过的巨大的舆论压力。

如果单单是舆论压力也倒还好。

舆论渐渐波及到现实的层面上来，本身学历不高的夏妈妈在这个不大不小讲究社会风气的小城里变成了一臭名昭著的女人，再没有男生乐意跟她靠近，更没有随便一个什么职位适合她来做。

在一年多以后，手里的积蓄被渐渐花光之后，夏妈妈不得不为生存而犯愁了。

芳姨说到夏宁屿被送人一节也是百般感慨。

“要说也不怪你妈心肠硬，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芳姨甚至抹了两把廉价的眼泪，“那时候要再挺下去的话，估计你连小命都得搭上。”

带到夏宁屿三岁那一年，夏妈妈再也无力支撑下去了。更糟糕的是，夏宁屿感染了肺结核，别说求医问药，就连如何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当时芳姨给夏妈妈介绍一个对象，那男的将四十的，对夏妈妈带着小孩子特别不满。芳姨当时就出主意叫夏妈妈送给别人寄养。无奈之下，被送到附近褐海的一户人家。

08

08>>>

夏宁屿最后还是买下了那条项链。

顾小卓饶有兴趣地看着夏宁屿，白着一张脸问：“买给你女朋友？”

夏宁屿举着金项链神秘地朝顾小卓一笑：“给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

“谁？”

“我妈呀。”

“有钱真好。”

“你家不是很有钱么？”

“要是我家很有钱的话，我至于在这里替人站柜台赚钱么，至于么？”女生撇了撇嘴角，“我家现在非常穷非常穷，就像是当年你小时候一样。”

“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男生不相信似地看过去，“都啥时代了，不至于那么凄惨吧。”

顾小卓在男生关切的表情下慢慢松弛下来。

其实内心里并不烦感这样的男生，甚至有点羡慕，有点惊讶，跟小时候那副又臭又硬脏兮兮的模样比较起来，简直是判若两人。可是依旧不能释怀的是——

09

09>>>

夏宁屿在褐海仅仅被寄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芳姨介绍给夏妈妈的男人是个不靠谱的货色，单身下来的夏妈妈跑到乡下去看望夏宁屿，当即被夏宁屿的惨样给震慑住了。才刚满五岁的孩子居然要跟着大人一起做煤球，他一个小孩能做什么，做不好就是一顿毒打，看见妈妈时，眼睛一亮，眼泪就下来了。

夏妈妈借口说把小孩带回青耳住上几天，就计划着再也不肯送回去。

照旧面临生存的压力。

更何况，离开了之前男人的资助，没有任何文凭的夏妈妈也仅仅能够养活自己，有时连糊口也显得艰难。被迫送到一对没有子女的远房亲戚家去寄养。平时一个月，夏妈妈过去看一次夏宁屿。

六岁这一年，夏宁屿第一次见到了顾小卓。

少年眼睛漆黑明亮，吸引住对面窗户里的顾小卓。她嘴里叼着棒棒糖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因为犯错误，被反锁在家里的夏宁屿肚子饿得已经前胸后背地贴在一起了。他没出息地咽了几下口水，声音响亮地说：“我叫夏宁屿，你能给我点吃的么？”

“为什么？”

“我已经饿一天了。”

“那你为什么不吃东西。”

“他们不给我东西吃。”

“我家有很多好东西的。”那时的顾小卓家里开着一家便利店，生意很是兴隆，不过对于小孩子来说，美食则是最大的诱惑力，“有手指饼、棉花糖、巧克力威化、雪饼、火腿……”在顾小卓说完了长长的一串美食后，夏宁屿的眼睛已经放射出两道光芒，可是，那道光芒随即

熄灭了。?为她说：“可是，你要是想吃到这些东西是要花钱的，我妈说了，没钱可不行。”

跟顾小卓的关系显得有些尖锐。

不过大大咧咧的夏宁屿很快就忘记了这些。下次见到顾小卓的时候照旧是嬉皮笑脸的少年模样，因为想要一个棒棒糖还帮女生背过书包。那时夏宁屿已经开始读入学前的学校小班了，每天赖在顾小卓的屁股后面想从她那得到一些好处，因为寄养父母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惩罚他的办法就是不给他饭吃。那一天也是如此，没吃早饭的夏宁屿中午想跟顾小卓要一点，却被她当着很多小男生的面热火朝天地嘲讽了一番。

“要是你跟大家面前承认你是一个要饭花子我就把饭分你一半。”顾小卓说完，回头朝身后的男生做鬼脸，其实主意是后面的男生出的。

夏宁屿嬉皮笑脸地说：“要饭花子怎么了，要饭花子也要吃饱肚子才有气力讨饭吃的。”

“你是饭包啊，除了吃就是吃。”周围的人因为顾小卓的这句话纷纷笑了起来，前所未有的虚荣心充斥着小女生胸腔里的每一道血管，忍不住炫耀起来，“你们都不知道吧，夏宁屿是寄养在这的孩子，他是个私生子，所以，寄养他的吴叔叔平时经常打的，不信你们都过来看看……”说着一把扯起男生的胳膊，将袖子撸起来，小臂上有一道红色的伤痕。

那一刻，屈辱感油然而生。

夏宁屿将顾小卓刚刚递过来的饭菜摔在了桌上，转身就走。

而放学时，顾小卓则非常不幸地被几个高年级的男生劫持在了街角。因为害怕，泪珠已经挂在了眼角。就在一个高个子男生将手探进了小女生的口袋里时，夏宁屿大呼小叫着举着一块砖头冲了出来。

他呲牙咧嘴的样子吓退了很多人。

回去的路上，顾小卓跟在夏宁屿的身后，憋了半天还忍不住说了句：“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啊？”

夏宁屿转过身来看着逆光站定的小女生，吐了吐舌头，语气竟然也怪起来：“你还是送给我一个棒棒糖比较实际，我都快饿趴下了。”

10

10>>>

推开门来，看见妈妈正怒气冲冲地看着自己。

夏宁屿知道事情已经败露，索性也就直截了当：“妈，你相信我，在哪里读书，只要我是金子，都不会被埋没的。所以你给俞老师的钱被我‘拿’了回来。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做那样的事而已。何况，还是用当掉你金项链的钱。”说着，男生举起了一条明晃晃的项链，“我送给你一条？”

夏妈妈忍不住刷刷地流下了眼泪。

这么多年，夏妈妈最担心夏宁屿重蹈十几年前的一幕。就是偷盗别人的东西。时光翻转倒退到多年以前，夏宁屿在一个午后偷偷跑回市区的家里来看望妈妈。他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因为身无分文，快要三天没有进食的妈妈几乎要饿死在床上，又赶上生病，连走出家门的力气都没有。

“小屿回来了，能不能给妈妈弄点吃的？”

“好。”小男孩眼睛里的光亮被点燃了，“妈妈，你要等我哦。”

两个小时后，夏宁屿扯着一袋牛奶和一条毛毛虫面包急冲冲地跑了回来。就是从那之前，夏宁屿为了供养妈妈活下去，开始了偷盗生涯。

那一年，他十一岁。

十三岁的时候，被人擒到，送到了少管所。抓他的人就是顾小卓的妈妈，夏妈妈前来求情，说是自己要顶夏宁屿去认罪什么的，却顶不住顾妈妈一副气愤添膺的正义劲，顾妈妈把之前店里被偷的东西一并扣到夏宁屿的头上，说是要拿枪嘣了他也不为过。看来，顾妈妈的确是很生气，擒拿时拿板凳敲破了小男生的额头也是证明。

后来照片上夏宁屿鲜血横流的照片也使很多人站在了孩子的一边，就算是贼，也未必要这么凶悍地对待吧，何况还是孩子。

“何况”这样的词汇接下去的内容是会对前面陈述的事实造成扭曲的，新闻报道的介入很快改变了舆论的方向，当十三岁的夏宁屿靠偷窃供养了生母两年的事实被戳穿后，同情的舆论潮水一般涌向了小男生，而指责和唾沫则纷纷对准了顾家，甚至有人在半夜的时候拿砖头敲破了顾小卓家的玻璃。

半夜里从外面刮进来强烈的冷风，黑黝黝的天空上走过黑色的云朵。顾小卓被惊醒之后怎么也睡不下，闭上眼就是夏宁屿被警察带走时头破血流的样子。他当时没哭，脸很冷。唯一的话是：“警察叔叔，我要是被抓起来，以后谁挣钱养活我妈呀。”

接下去的事发生了谁都不曾预料的逆转。

顾小卓家的便利店遭遇生意上的冷清还仅仅是厄运来临的前兆。顾妈妈因为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显得精神恍惚，以至于在一天去批发市场进货时，横穿铁路时被车碾过，当场死亡。顾小卓觉得在妈妈死去的那一天，她就开始恨了夏宁屿了。

随后爸爸下岗。

生活由富裕转向拮据。

很多年，自己的生活费有相当一部分靠自己假期出来打工来获取。

夏宁屿下午在面对顾小卓的时候有点茫然。

面对女生机关枪一样朝向自己的语言攻击时，男生的表情慢慢变得凝重起来。

“原来是这样哦。”以及“后来竟然发生了那么多事。”“你妈妈都没了？”之类的话终究还是无关痛痒的感叹而已。夏宁屿也并非不知道，只是除了这些不知道说什么好，更难以直面女生的泪水滂沱。

“就算是报应了吧，我们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你莫要以为你现在有钱了就可以看低我们，你也要记得你当初也有穷苦的活不下去的日子，而且，如果你在我这里买一条金项链。仅

仅是对我的假惺惺的施舍的话，那么麻烦请你收回，没有你的这些施舍，我同样可以活得很好。所以，我不会对你表示感恩。

“夏宁屿，如果说要谢谢你的话，就是那天中考，我本来是故意出了那个小意外的，因为怕给爸爸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我想主动放弃读高中的机会，以我的成绩，考上青耳中学是件很轻松的事。可是我却偏偏遇到了你，你点燃了我的仇恨，你让我想起了那些旧事，你让我的难过排山倒海，那一刻，我就想，为了不输给你，我改变了主意，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要一样要努力，要在将来的一天彻底将你打败。所以……夏宁屿。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拿到了青耳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了。我得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怎么可能……”

男生举起了手，探在两人的空中，想要再往前伸一点，碰触一下眼前的女生，想看看她究竟是不是当年的顾小卓。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啊。”男生的眼角有点湿润，“发生了这么多意外，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妈妈去世也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你爸爸下岗也不是我制造的，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曾生活在低谷，除了直面生活，任何仇恨和埋怨都没有意义。我记得并且明白的事就是，很多年很多年前，我就非常非常赖在你身边了。”男生一只手搭在眉毛上，“如果说把这份依赖说成喜欢的话，也不算为过。”

“啊？”顾小卓看着男生的脸慢慢融化开始。

“所以，就算赎罪也好，从今天起，请让我来照顾你。”夏宁屿将那条金色的项链提在手，在空气中晃了晃，“呐，麻烦请帮我开个票吧。”

我不难过、不怨你、不恨你、不绝望。

不会忘记过去一些美好的东西。

所以请你也要这样好好的。

01

第二回

自己作践自己给人看！”

“我……”男生一张脸彻底涨红，“我桌上的那杯牛奶是你放的？”

女生愣了一下：“是我放的又怎么样？”

空气被一寸一寸冻结。

“你就这么恨我？”夏宁屿的失望一马平川地展示在脸上，“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卑鄙、阴险？”

“我并不想跟你吵架，都不想认识你。”顾小卓努力地控制情绪的崩塌，“我甚至一度想过，要是我们俩从没见过面就好了。”然后骄傲地仰起下巴，“你有知道我多讨厌你了吧？”

夏宁屿的眼里涌满了泪花，他愤怒地高高举起了右手，就要轮过去的时候，整个人像是一摊融化的雪雕，倒在了顾小卓的面前，而在他的后面站着阮青木，手里握着一块板砖，两眼惶恐而清亮地看着顾小卓。

“你……你没事吧？”阮青木把目光从倒在地上的男生身上拉回到顾小卓的脸上，“我怕她欺负你，所以……”

顾小卓看着倒在地上头破血流的夏宁屿，惊吓着叫了起来，慌乱中抱住了阮青木。头深深地埋在男生温热而结实的胸膛里。

眼泪瞬间濡湿了阮青木的胸口。

微微的温热且潮湿。

01>>>

生活像是一场黑色的巨大隐喻。

很多事，其实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说出来了等于是自取其辱。记得妈妈还活着的时候，有一次跟以前下岗前单位里的同事聊天，说起下岗后的一段时间里，家里穷得已经揭不开锅了，甚至有两天没有吃饭的可怕经历。对方摆出一脸的不可相信的表情，嘴上质疑的口气

也是咄咄逼人，说着类似“至于么，说得太夸张了些吧。”之类的话。转念看向妈妈的表情立即冰冷起来，推托说着“哦呀，不过你现在总算好了，开了自己的便利店，比我们这些工人强好多倍呢，我现在可不行，连供小孩读书的钱也没有呢。”就连站在一旁的顾小卓也听出了那人的意思，就是我很穷，所以无论你多穷，请不要借钱到我头上来。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像是避瘟神一样躲闪着自己。

看着那人十万火急地找了借口跟妈妈道别，密密麻麻的伤心从心底涌上来，一下一下戳着小女生柔软的心脏。

说起来，妈妈也是强势的女人。

原来在单位里也是很能干的人。作风硬派，属于女强人，但做事心切，难免说话会不分火候，也得罪了不少人。饶是这样，下岗那年，厂长还是派人多给了妈妈一千块钱的下岗补贴，还有一张奖状。

妈妈回来的时候笑嘻嘻地，说这可能是她这辈子得到的唯一的奖状了。

说着说着，眼睛跟着就红了起来。

而这还是辛酸生活的开始，很多时候，顾小卓都跟着妈妈在街上要别人喝光的饮料瓶用以换钱，一个能卖上一毛五分钱，对于顾小卓来说，要是可以不去学校读书，每个星期花五天的时间来拣这些东西的话，将会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后来，妈妈经营起便利店。

经济情况逐渐好转，而对门的邻居忽然之间也多了一个与自己同龄的男孩，起初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邻居上门来拜托由自己带领着新来的男孩一起去上学，便又有了很多新鲜和满足感。

那段旧时光连回忆起来的时候都闪烁着光。

叫做夏宁屿的男生，肩上的书包长长地垂到屁股下面，看向自己的目光游移不定。小女孩便一眼认定了这小男生必定不是自己的对手，吃准了可以对他吆五喝六，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控制欲，挖空心思得到关于小男孩的一切信息。

生来被父亲抛弃，母亲无力供养，便寄养给亲戚朋友家。在此之前，已经辗转过几个地方了。从那一张悲戚的脸上就看得出来，生活比自己还是不如意。但毕竟年龄尚小，没那么多对生活的感慨，一起玩耍了两三天，感情也就建立起来了。

那时候顾小卓是经常会欺负夏宁屿的，不过，话说回来，她也毕竟那么多次地帮过他，欺负他一两下也是应该的。

比如说：

在别人嘲笑夏宁屿衣服烂得跟叫花子一样时，顾小卓会立即去跟老师打小报告之类的。这些碎片一样的少年旧事里，顾小卓记得最清楚的是，夏宁屿曾经非常用非常认真的表情跟她说他一定会报答她的。

顾小卓歪着头说：“怎么报答？”

夏宁屿窘红了一张脸：“我要让你永远快乐。”

小男生的话说得太文艺腔，以至于顾小卓一直怀疑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难道自己真的经历过那么浪漫的童年？

之后的几年，风平浪静，生活重新步入安宁淡定的轨道。

就在一切都在好转的时候，顾小卓的妈妈出了车祸。

而在出车祸之前的三个月，妈妈亲手逮住了到便利店里来偷东西的夏宁屿，并且毫不留情地将他移交给警察。尽管自己当时还跟妈妈闹过别扭，说再怎么样也不至于送去坐牢之类的，但随后因为舆论的导向全部转向弱者，外界把妈妈塑造成一个狠毒心肠的悍?时候，顾小卓还是忍不住站在妈妈的立场上来。

况且，妈妈出了车祸这件事，跟由夏宁屿引来的舆论压力多少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生活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有时候写成小说都未必有人会相信。

02

02>>>

西门庆认识潘金莲的方式。

一盆脏水从天而降，淋湿了顾小卓，臭臭的，指不定是洗脚水呢。还真是倒霉啊，白天时候跟饭店就窝了一肚子火，因为要上高中，顾小卓想赚些学费来减轻爸爸身上的胆子，不得不忍气吞声。原因说起来就是一家三口去店里吃饭自带了饮料，老板之前曾明确说过本店谢绝客人自带酒水，虽然顾小卓对这条规定很是嗤之以鼻，但看到有顾客自带了饮料还是会上前提醒，没想到却遭到了顾客的大声斥责，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已经下了单子的饭菜也没有要，这还不算，还将一瓶饮料扬到了自己脸上。做这些的，是一个中年妇女，跟她一起来的是他丈夫和一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男生，大约是他们的孩子，两位男性都黑着一张脸什么话也不说，看起来像是给女人撑腰，又有点置身事外的意思，最后到底是丈夫说了句“不要再闹下去了”才算罢了。为此，顾小卓遭到了老板的解雇。

回家的路上，顾小卓越想越气，最后就要哭出来的时候，从天而降了这么一盆脏水，小宇宙彻底爆发。

她抬起头来朝还愣在窗口的男生破口大骂：“你瞎了眼啊！”

男生立即缩回了头。

周围人嘻嘻哈哈地笑起来。路灯鳞次栉比地从原处一路亮过来，女生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片嘈杂而混乱的世界之中，明亮的天空渐渐被墨色的黑暗取代，她的整个胸腔都被塞慢了炸药，反正早晚也是死，索性要死个痛快。于是抬眼瞄了下泼下脏水的窗户，快步折向进入小区的门口。

崭新的小区，是有钱人家才买得起的房子。

有钱就很了不起就可以随意往人家头上泼脏水么。顾小卓抿了抿嘴，把想要掉下来的眼泪忍了回去，径直上了楼。

持续的拍门声。

拉开门后的一张脸立即叫女生有种立即去死的想法。

感觉自己像是伸长了脖子给仇人砍。

开门的这位男生竟然是下午跟饭店里同自己吵架的那位更年期妇女的儿子。不消说，跟着传过来的“青木啊，谁那么大声地拍门哦。你快去看看”的说话人也就是自己的死对头了啊。

男生高瘦的身影挡住了顾小卓望向里面的视线，噼里啪啦的声响里，对方的母亲究竟在做些什么，顾小卓也不是很清楚，但她知道，再过一瞬，那个可恶又刻薄的女人发现自己堵在她家门口，会掀起怎样的一场的地震，想到这里，不禁有些腿软，但理亏的并不是自己啊，就算没有之前的事，凭白泼到自己头上一盆水，找她理论还有错么。

顺着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的话，顾小卓觉得身体立刻被灌满了力量。她挺了挺背，强迫自己表现出一副镇定的乃至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的状态来。就算是刚刚与自己交锋过的凶悍妇女冲出来再跟自己大干一架的话，也无所畏惧。即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即使命运如此捉弄人，那么不拼个头破血流绝不回头。

跟着传来的女人的询问：“青木哦，门口到底谁呀。”

男生脸上掠过一丝惊慌。顾小卓看得真切，尚来不及反应，就听见了被唤做青木的男生的回应。

“是我们班的同学了。”

“你同学呀！”突然拔高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朝这边响过来，显然对方母亲对于青木的同学充满了友善和热情，“那怎么叫人家站在外面哦，快进屋坐会吧！”

“啊——”男生的脸白下来，“不用啦！事说完了她就要走了呢。”说着动作麻利又迅速地跨出门来，一只手伸过来牵顾小卓，空下来的一只手用力地关上防盗门。然后狡黠地眨了下眼睛，“快下楼！”

朝着漆黑一片的楼道扑通通踩下去，感应灯跟着一盏盏亮起来，于是顾小卓也在光亮刺进瞳孔的时候听见身后对方母亲的追问：“这么快就走了啊。”紧跟着是一句突然拔高音量的惊呼，“啊？！青木，你这孩子怎么也不换鞋子就出门啊！哦吆，这样不讲卫生，将来怎么会讨到好老婆！”

听到这里，顾小卓忍不住扑哧一声笑起来。

急匆匆朝前赶的男生听到女生的笑声后，忽然停下来，跟触电一样松开了抓住女生的手，然后脸跟着红起来。慢慢垂下的眼睑，以及微微变换弧度的嘴角，顾小卓对这个本应该是仇人的男生，竟然没有多大的恨意呢。

“对……对不起诶。”男生吞吞地说着。

“为什么？”其实大抵也知道男生的意思，却还是习惯性地追问了一句。

“我妈她太凶的。”男生抬头抓了抓头发，一副苦恼的架势摆出来，“她那人就那样，得理不饶人的。所以，我怕你不是她对手，才……”

顾小卓那一刻的心理活动尤其复杂，一是，切，就你妈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别说有理，就是没理，也是不饶人的那伙的啊。二是，“对不起”原来仅仅是指刚才你冒失地抓我的手啊。那下午被你妈妈气到吐血，适才又莫名其妙地被泼了一盆脏水又算做怎么回事呢。

虽然这些并没有被说出来，但男生像是看?了女生的心思，又是连说了两声“对不起”，之前顾小卓因为愤怒而慢慢收缩绷紧的心脏，这才缓慢地放松下来。两个人说话声音都不大，加之站在缓台处没有移动，感应灯早已经灭下去，黑暗中，男生并没有看到顾小卓的莞尔一笑。所以还是诚惶诚恐地询问着：“你没事吧。”

“没事。”顾小卓应完着句话，肚子十分不争气地响亮地叫了一声，于是不假思索地跟着说，“不过很饿，你看连肚子都在抗议了。”

“呐，请你吃晚饭吧。”同女生诚恳的慷慨一样，男生大方地发出了邀请，“去楼下那家新开的米线店吧，还赠送免费的雪碧呢。”

“什么由头呢？”

黑暗中男生闪闪发亮的眼睛暗淡下去：“就算是替我妈给你赔不是吧。”想了想又补充道，“也未必就是那样，总之，对于她伤害过的人，我全部怀有歉意。她总是蛮横地做事，做错事，一桩一桩，不可原谅。”

“呃，你那么不喜欢你妈呀。”

“不是不喜欢。”男生顿了一顿，“是厌恶。”

同样是黑暗中，手里端着从马勺里盛出来的热气腾腾的面条，男生的母亲觉得心脏像是被谁的手攥成紧紧的一团。

喘不过气来。

——“我妈她太凶的。她那人就那样，得理不饶人的。所以，我怕你不是她对手，才……”

——“就算是替我妈给你赔不是吧。也未必就是那样，总之，对于她伤害过的人，我全部怀有歉意。她总是蛮横地做事，做错事，一桩一桩，不可原谅。”

——“不是不喜欢。是厌恶。”

03

03>>>

那天，青木请顾小卓吃的是海鲜米线，15块钱，加了一小碟肉酱，总计18块钱，两瓶饮料是因为新店开张免费赠送的。顾小卓在自己的碗里加了不少麻油。因为本来就是半瓶，这样凶猛地加了三五次之后，顾小卓扭过头去朝服务员要新的一瓶，男生的表情终于沦为瞠目结舌的状态。

“吃那么多不会麻呀？”

“吃的就是麻啊。”

男生慢吞吞地抬起一张脸来看着对面的顾小卓，犹豫了半天，才喊出了一个“诶”字。

“怎么了？”

“我跟你这样的陌生人第一次那么讲我妈，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然后挺瞧不起我的？”男生拿筷子胡乱地拨着碗里的汤面，“你一定不会这么讲你妈妈的吧。”

顾小卓怔了下，本来空空荡荡的胸腔里什么都没有，之前的愤怒也因为遇见这样匪夷所思的男生而慢慢消融，私下里只是有些小气又卑鄙地想着既然他妈惹我生气所以他来请我吃饭也是理所当然，抱着不吃白不吃的小人心态努力地往肚子里填充着米线。实际上未必有小时候妈妈做给自己的好吃。

略微带了一点赌气的成分。

可是男生的这句话，整个胸腔像是灌满了沉重的铅水，晃晃荡荡地像是要撑破身体，喷射出来。含着胸的女生深深地埋下了头，胡乱地往口中塞着无辜的米线。

却一口也咽不下去。

“你怎么了啊？”显然男生注意到了女生的异常表现，却因为之前缺乏安慰别人——确切地说，是缺乏安慰女孩子的经验——而只是徒

劳慌张地看着对方的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朝浮了一层麻油的面碗里掉。“要不要面巾纸呀。”

顾小卓没有抬头，但可以想见男生胡乱地在身上摸索了一番，终于露出“呃，那包已经用完了”或者“忘记在外套的口袋里了”之类的恍然的神情，于是迫不及待地转头朝服务员喊着“服务员，有卫生棉没有啊？”

喊得很大声，等喊完了，所有堂食的人像是在一瞬间石化掉了。

服务员是个年纪大不的小姑娘，说起话来清亮有力，不假思索地应了回去：“对不起，我店只提供餐巾纸，不提供卫生棉。”

男生一张脸在周围食客们的一片笑声中彻彻底底地红了起来。

顾小卓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眼里却是含着一片水光。

说起来，妈妈已经不在这个世上多少年了？猛一想起这个问题，顾小卓居然愣了一愣，居然远到不经别人提醒，不经大脑计算思考便说不出答案的境地了。想起了妈妈出车祸前，因为告发夏宁屿，而与妈妈发生的争吵。

用“你为什么要跟一个小孩过不去呢”或者“你的心肠怎么可以这样硬呢”之类的话来暗示妈妈的小气、自私、冷漠。得到的理所应当的是妈妈的毒打。把自己逼在柜台的一个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根竹子做成的鸡毛掸子，整个人看起来浑身冒着杀气，一掸子抽下来就跟是抽在了她自己身上一样，眼泪跟着掉下来，哭哭啼啼地说着“就算养条狗也比养你强，你也太伤我的心了。你就这样伤死我得了。”

——就算是养条狗也比养你强。

——你也太伤我的心了。

——你就这样伤死我得了。

“那你去死好了。”顾小卓盯着妈妈的眼睛，一动不动，“我恨不得你去死。”

当时的顾小卓并无能力去抵御妈妈的压力，所以任由她发泄着怒气，说出的话却是比对方要恶毒得多的念头，像是妈妈就跟童话里吃

人的大灰狼或者森林里的坏巫婆一样，一定会遭到诅咒，被人挥刀砍死。

尽管也只是在被毒打的一刻才有的念头，却在日后被想起时，再无颜面去面对。其实就算是妈妈把自己打得皮开肉绽，也会在双方情绪缓解之后对她充满了期待。

毕竟妈妈只是像爸爸所说的刀子嘴豆腐心一样的女人吧。

想起来，好人好报这回事真是欺骗人的论断。姑且不去说妈妈生前做的那些好事，但是把夏宁屿送进派出所之后的辗转反侧就可以看出她对于自己那个荒唐的举动有多懊悔，甚至在顾小卓?闹一番之后，她还跟爸爸自责起处理这件事上的冷漠和愚蠢。被爸爸安慰到“送进去教育教育也是好事，免得以后长大了成了真的非贼”才算是舒了口气。饶是这样，她那些天看向顾小卓的眼神还是怯怯的，仿佛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一样。

数起妈妈之前做的好事，按顾小卓的观点，足以使妈妈换个死法，而不至于如此惨烈的吧。每当碰触到这些旧事来，顾小卓都是一阵掏心挖肺的疼。

05

05>>>

拐进小区就听见了吵架声。

说是吵架也不准确，单是一个女人的骂声。凭耳朵对于声源的判断，像是自己那个单元里的某个人家。顾小卓心沉了下，不过随即就歪歪嘴角，恐怕又是住在楼上的那家吧，前段日子据说男主人被捉奸在家，最近正在闹离婚，似乎一个礼拜要从头吵到尾，经常是在半夜的时候听见摔东西的声音震天响。

虽然影响了睡眠，却也不好上楼去辩解。

再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唉，这个不能扔！”

“扔！都给我扔出去！”

顾小卓从女人沙哑强势的声音里判断出对方是自家的房东，而夹杂在一堆男人的吆喝声中的“那个是我女儿的书，你们不能随便动她的东西！”的声音自然是爸爸。

两眼顿时一片漆黑。

“哦呀，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女人挺了挺胸口，“让你住到今天算是便宜了你，放别人，早就把你给撵出去了不是。”

“是是是。”附和的声音。“可是……”

顾小卓已站在了门口，突然从里面扔出来的一本书落在她的脚下。她张了张嘴，还没发出声音，眼泪倒是先流下来了。

依仗着身后还站着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女人的气焰更是旺盛到不可一世，毕竟从人数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更何况对付的对象还不是一个健全人。

“我也不是要怎么样你，只是当初说得好好的，这房子最少要租上一年，你要学习用的桌子我给你添置桌子，你要冰箱我给你添置的冰箱……我要是知道你只住半年我犯得着租给你住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焦急，爸爸伸手扯住了女房东想要继续往外抛东西的双手，“要不是因为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也就不会有这样一回事。”

后面的男人推了爸爸一把：“我们不听你那些原因。”

“可……”想要辩解却被女房东迎面而来的话拦腰斩断。

“现在你跟我说别的也没有用。”女房东厌恶地甩开爸爸的手，好整以暇地拉开了挎在肩上的小包，“呐，你之前预付的两个月的房租就不要想再拿回去了。”

“啊？”意料之中爸爸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

“你耽误了我租房子呀。”女房东从爸爸面前挪过去，伸手在窗台上摸了一把，“我这可是新装修的房子，租给你这样邋遢的人真是我瞎了眼呢。而且，你是违约在先。所以……”

爸爸抬头蹭了把额上的汗，抬起头朝外张望，开头要说的话可能也是“求求你们再宽限几天”之类的，却一眼便看到了背着双肩书包站在门口的女儿，眼泪刷地蒙过了他的双眼。

哽咽着说不出话。

顾小卓迈进屋子里来，声音响亮地朝向女房东：“就算是我们违约在先，也没有必要跑到我们家里闹吧，虽然房子是你们的，但在我们租下它的时候，你随便跑进来把我们的东西搬出去，算不算私闯民宅，算不算偷窃，我可不可以挂110来要他们把你们带走呢？”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镇定过，“你们尽可以说我们违约，并以此来扣押我们违约金，但有什么理由在租期未到的时候将我们哄出去，让我们睡在大街上么。如果你不能给出充分的理由，那么请你们出去！”顾小卓掏出了电话，按下了110，却没有拨出去，“还有，你们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是用来居住的，我们不是你雇佣的钟点工，负责你房子的保养和翻新，如果你觉得我们损坏了你的什么物件，也大可以向我们索 。我爸爸是很干净的人，说他邋遢的人要不是眼睛有问题就可能是有洁癖

的毛病。”看着女房东难看的一张脸，“你们要是还不走，我就真的要把这个电话拨出去了。”

04

04>>>

“呐，路上要小心呀。”青木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搭在顾小卓的肩膀上。

像是尽力要挽回之前丢失的颜面，于是也开心放纵地说笑：“你就这么泡女孩的呀，连送人回家都不肯。”

男生不负重望地露出了一副“你还真是麻烦”的表情来，轮到女生跟青木挥了挥手说：“开你玩笑呢，你还当真的了。”然后跳上了车，后一句话说了一半就被车门夹住了，“不管?么说，谢谢你今天请我。”

晚上回去的电车上，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很多说不清楚的情绪像是翻腾的浪头，一下一下拍打在胸口，感觉眼底涨满了泪水，揉了揉眼眶，却像是管理泪水流放的开关上了绣被拧紧，一滴水也流不出来。

并没有跟青木说自己已经没有妈妈，只是笑着抹干了眼泪，看着男生傻呼呼地跟自己一迭声地说着“对不起”。或许他是以为因为白天的事，顾小卓才突然情绪失控掉下眼泪的来的吧，而因此内心里会有小小的鄙视，也或者是对女生敏感脆弱的感慨。这些都可以，只是善意地不希望他再说出那样伤人的话来。

——“我妈她太凶的。她那人就那样，得理不饶人的。所以，我怕你不是她对手，才……”

——“就算是替我妈给你赔不是吧。也未必就是那样，总之，对于她伤害过的人，我全部怀有歉意。她总是蛮横地做事，做错事，一桩一桩，不可原谅。”

——“不是不喜欢。是厌恶。”

06

06>>>

息事宁人是爸爸做事的准则。

最终是双方互退一步，交平了水电煤气费用之后，房东给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找新的房子，而当月剩余的房租也就不了了之。对于这个结果，顾小卓很是不服气，想要跟对方去理论。爸爸却没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子，眉开眼笑得像个老爷爷似地说着：“吃亏是福，这社会哪里来的绝对公平，大家都退一步，海阔天空，钻牛角尖，就算是要回那点钱还不够跟他们生气的呢。”末了加了句，“善举总会有善报的。”

顾小卓跟着问了句：“那你说我妈算是好人么？”

正在把双脚放在盛满了热水盆里烫脚的爸爸皱了一下眉头：“怎么说起这个来？”

“你说是不是好人啦？”

“是啊。”爸爸把脚从热水里拔出来，“她人好得很，就是说话做事有点粗，我刚接触她时，其实对她印象很差，不过后来时间久了，就知道你妈人很好，爱接济人，爱……”

“爸——”顾小卓难过地瘪了瘪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她的善举最后得到的报应是什么呢。所以，请再也不要说善有善报这样的骗人的话来。”

因为想省去200块钱的中介费，所以顾小卓跟爸爸一起去了青耳中学附近的居民区，一户一户地走过去，想要看到哪个小区的墙上有贴“出租房屋”的启事，电线杆上倒是看见了那么几张，夹杂在什么“招聘公关”“寻狗启事”之中，电话拨过去，却被告知房屋已经被出租出去，唯一的一家还因为价格根本谈不下来而放弃。中午的时候，两个人就在路边的一家小饭店要了两盘盖浇饭。

爸爸有些上火：“不管怎么说，这个礼拜一定要找得到合适的房子。你下个礼拜就不开学了，不能影响你学习啊。”

顾小卓摆摆手说：“爸爸你别着急，多吃点东西才有力气找房子呀。”

事情显得有点焦头烂额，既不想通过中介多花那200块钱，又想租到价格适中条件不错的房子，而且花费了一大半天的时间，也没有建立起一点点成果，现实反而严酷地考验着父子二人。最先败下阵来的是顾小卓。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去中介公司吧。不就是200块钱么。”拎着一瓶矿泉水的顾小卓仰着头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之后，递给身后的父亲：“呐，你也喝一口吧。实在是太累了。居然比我在饭店做临时工还要累呢。”

从背后移过来的身影高高瘦瘦，连声音也仄仄狭长：“这就累呀，等开学了军训那你还不要被累死啊。”

熟悉的声音，却一时喊不出对方的名字。顾小卓转过身，看见了笑眯眯的男生。两条眉毛安静地趴在眼睛上。

“我是阮青木啊。”抬头看了看天，又伸手抓了抓头发，“这么热的天，你跟外面干什么呀。”

“找房子啊。”

“你们要租房子么？”

“是啊。”顾小卓把矿泉水的盖拧好，“爸爸为了我上学方便，想在学校附近找一处房子，我们好搬到这里来生活。”

“这样啊。”青木露出惊讶的神情，“正好我邻居家在别处有一套房子要出租呢。今天早上还跟我妈抱怨说广告登出去几天了，房子一直没有人来租呢。要不，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吧。”

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的可能就是当下的顾小卓。本来是让她觉得那么棘手的一件事，转机一旦出现之后，却显得那么简单平顺。

新房东仍是个女人，比上一任刁蛮刻薄的老女人稍微年轻些，房子是好房子，不过收拾得干净利落，又因是青木的好朋友。嗯，至少

青木在向女房东介绍顾小卓是这样说的，所以女房东干脆利落地自行降了一百块的价钱，以每个月600块出租了这一套70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比起女房东的大度宽容来，她跟顾小卓年龄仿佛的女儿却给人留下了糟糕的印象，最初是蜷在沙发里吃瓜子，瓜子皮吐得到处都是。在看到顾小卓时候，眼光跟刀子似的从下到上划拉了那么几下子，皱着眉走过的顾小卓听到背后飘过来一个凉飕飕的声音：

“喂，将来你是要住那间次卧的吧。”

“应该是呀。”顾小卓扭过脸来看着女生跟青木已经站在了一起，就跟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小孩，一眼看过去，其实还是蛮顺眼的，“有什么吩咐么？”

“虽然这个房子破到我再也不想搬回来住了，可是，毕竟我在这里长大呢，所以，这墙上有很多我的涂鸦作品，你要记得维护，不许把它们弄坏了。”女生的下巴高高仰起，“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些涂鸦作品么？”

顾小卓觉得女生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做作得要命。可是硬着头皮迎上笑脸：“为什么呀？”

女生顺手勾住一旁站立的阮青木的脖子，表情甜腻得像是一大块奶油蛋糕：“因为这些涂鸦作品是我跟青木哥哥一起完成的哦。”然后又转过脸朝向阮青木发嗲地求证，“是吧，青木哥哥？”

男生显然在众人面前被上下其手有些不自然，脸飞快地红起来，也只能?声附和：“是呀是呀。”

一旁的女房东笑着看过来：“翟晓，你就知道缠着你青木哥哥，一天到晚，烦不烦人呀。”

顾小卓立即看穿了两人的关系，也自然明白女生的意图。这哪是告诉自己莫要弄坏了她的涂鸦作品，完全是向她在炫耀她跟男生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并且示威说，就算你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并且将在同一所中学开始生活，那也不能跟我相提并论。

顾小卓于是开起了一个漫不经心的玩笑：“你家女儿跟阮青木还真是青梅竹马呢。”

这话说得女房东更开心起来，连连夸奖小姑娘会讲话，就是比自己家那位要强百倍。而只有在客厅中间站着的男生，脸红成了一片火烧云。

07

07>>>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与所有开学典礼一样，校长大人的发言跟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等夏宁屿哈欠连天地转过头去后，正好看见了正襟危坐的顾小卓。

这是开学的第三天，从报道到分班以及一系列琐碎的入学手续。等一会校长大人讲话完毕，进入高中的军训生活就将正式开始了。而在此之前的三天，顾小卓跟夏宁屿就只有一次谈话。

“喂——”夏宁屿抬起胳膊朝背对自己的女生喊了一声，结果应声转过头来的女生有好几个人，只有顾小卓还心无旁骛地在黑板上写着“欢迎新同学“几个大粉笔字。

男生只得硬生生地直呼对方的名字“顾小卓！”，女生僵硬着脊背转过身来，看着男生脸上露出的疑惑表情，“你不认识我了啊？”

顾小卓饶有意味地笑了笑：“你是谁呀？”

“原来你还是记恨我的。”男生的眼里的光一瞬暗淡下去，“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又到一起了。”

女生转移了话题：“你来这里没少花费心血吧。”

言下之意再也明显不过。

男生的神情跟着凝重起来：“你尽可以放大我施压给你的痛苦和不快，你也尽可以把你所遭遇的苦难全部归罪于我，但是我想向你证明，因为过去的那些事，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弥补，甚至想要跟你成为像小时候一样的好朋友。”男生揉了揉有些发红的眼，“你不可以轻视我，你也不可以将我看做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从前我不是，现在我一样不是！”

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教室。

阮青木提着两只红色塑料桶走进教室，看着对峙的两位，一脸嘻嘻哈哈地朝顾小卓走去。夏宁屿什么也没说匆匆走出教室。

“他刚才欺负你？”看着女生的眼睛有点红，不甘心地问了问，“要是有人凶你，你就有来找我，我帮你去平了他。”

顾小卓咧了咧嘴，笑笑说：“好呀。”

并不是刻意要去恨你，也并非想要至你于死地，只是每一次你的出现，都让顾小卓意犹未尽地想起妈妈来。

然后心口会发堵。这样的不舒服，难道不是跟你有关的么。

不是么。

所以，我是那么地不想见到你，一点一点也不想。

顾小卓或是阮青木，无论是谁，都没有看到，站在教室门口，用毒辣锐利的目光看过来的人，像是一把刀要把人划破撕碎一般的残忍味道弥漫开来。

而那道目光的主人是翟晓。

08

08>>>

“还真是不公平呀。凭什么我们在这顶着日头军训，他却跟一边悠闲地睡觉呀。”

“就是就是！”

这是站在顾小卓身后两个女生的议论。她忍住心里的笑意，想着人家考个400分照旧可以进这所全市最好的高中，就算上光明正大的逃避军训也算不得什么，何况还是跟教官告假说自己有病了呢。这世界哪来那么多公平，连这点都看不惯，还真是幼稚。

——其实顾小卓也并非有多超俗多拔，其实是因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还要敏感脆弱，所以才要使自己强大，强大到可以无视这世界上的不公，以及他人对自己的伤害。

后面的翟晓也不甘地加入了议论：“你们俩知道个屁啊！人家老子据说在上海，是个大公司的老板，有的是钱呐！”

“有钱就很了不起呀？”看起来正义且无懈可击的还击。要是放在以前，顾小卓也是会这样说的吧。“我最瞧不起那种有几个钱就尾巴都翘上了天的人。”

翟晓还击道：“那也得等你有了钱再说不迟。”

教官注意到队伍里有人在小声说话，严厉的目光看过来，人群里顿时声音全无。

“顾小卓！”

“报告教官！在！”

“你出列——”

纳闷的顾小卓左右看了看，心里想着，我并没有说话呀。但还是快步出列。

“去医务室看一下夏宁屿怎么样了，如果情况好转，叫他出来晒晒太阳，憋在屋里，难道要生出一身虫子来。”

其他人解恨似的大笑起来，只有顾小卓头皮阵阵发麻。

“为什么叫我去？”

“你班老师交代了。”教官看过来的目光笑吟吟的，“你是班干部候选人啊。在你过去9年的学生档案里，你可一直是班级的组织部长呢。”

以“拉肚子”跟教官请的假，因为实在不清楚对方的来头，所以班主任交代教官这个学生可准予特殊处理，为了不招惹麻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

夏宁屿进了医务室却一点上厕所的意图也没有了。

扯过绿色的迷彩服，从后面盖住头顶，以一个难看的姿势趴在桌子上睡觉。梦里面，看见了发光的大水冲刷着他的灰色的童年，他在水里面挣扎、呼喊，一直到看见岸边有个自称是自己爸爸的人奋不顾身地跳下了水，朝自己游了过来。他在恐惧中朝那个男人大声呼救。在梦里拼命挣扎求生的男生完全不知道顾小卓就不动声色地站在自己身边，看过来的目光好奇又难过。

顾小卓把倒在男生脚下的半瓶牛奶拣了起来放回桌面。

男生醒来时，顾小卓已经向教官汇报完毕。她完美地扯了一个谎，说男生拉肚子还拉得厉害，教官让她归队，而医务室里的夏宁屿喉咙发干，像是在梦里呼喊也能把嗓子喊哑一样，顺手拿过放在桌角的牛奶瓶，然后毫无防备地一口喝了下去。

再也不用装病了。

军训休息的间隙，男生们总是看着白着一张脸的夏宁屿表情痛苦地蹲在卫生间的便池上。幽默的男生甚至会走过去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拍着对方的肩膀：“你都快在这里蹲成石像了吧。”

夏宁屿皱着眉问：“你知道谁在我桌上放了一瓶过期的牛奶不？”

被问到的男生一脸惊讶，然后若有所悟的连着啊啊啊的叫了三声，然后小声附在夏宁屿的耳朵上说着话，等站起来又恢复了一张笑脸，不过你也要搞清楚再跟人家算帐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身上

都带了难闻的厕所味，我再不离开你，就要被熏倒了。然后怪叫着跑开。

09

009>>>

夏宁屿在第二天成功地进了医院。

尽管在医务室把所有的止泻药都翻出来吃了一遍，但还是不能阻止10分钟跑一次厕所，当天晚上还悲惨地发起了高烧，天还不亮，就被夏妈妈给送进了医院。

“怎么会拉得这么厉害？”夏妈妈忧心忡忡地看着躺在病床上输液的儿子，“不就是吃了一点海鲜么。你的胃肠还真是金贵。”

“好像是我喝了坏掉的牛奶。”顺口应下的话，却引起了夏妈妈的注意。

“怎么回事？”

“不要大惊小怪了。”

下午的时候，按捺不住火气的夏妈妈还是挂电话给了夏宁屿的班主任。

“呃，这个情况我还真是不了解呢。”班主任耐心地疏导着对方的情绪，“也谢谢你监督我们的工作，我会尽快查一查事情的真相。”

其实也只是安抚的话，当初不就是以“拉肚子”为名的请假么。所以走马观灯的询问了一番，而当时的顾小卓恰恰不在队伍里，而是被指派去给大家取水。

所以事实的真相最终还是没有水落石出。

一直到军训结束以后，夏宁屿精神抖擞地将顾小卓拦在了教学楼后面的一个墙角。

那些盘根错节的芥蒂，以及如同浮动的阴郁云朵一般的往事，一桩桩地记在心头，生了根，发了芽，甚至在一不小心的时光罅隙里长成了参天大树，对于彼此的厌恶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惯势。

其实，有的时候，顾小卓也很清楚，不应该这样把所有的过错全部推卸到他一人身上，何况他还是一个不大的孩子呢。

可，横亘在她和夏宁屿中间的，毕竟是血淋淋的一条命，何况，那是顾小卓的妈妈。

“我想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了。”

“有什么好谈的？”

“我知道到现在你还在仇视我，是不是？”男生伸出手支在墙上，这样靠身体围成的半圆将女生堵在了墙角，“所以，你在背后阴我，是不是？”

“仇视你？阴你？哈哈！”顾小卓一手打开男生的胳膊，“你这样的人，也只配叫我轻视一下？”

夏宁屿的脸飞快地红起来：“我什么样的人？”

“之前还说自己不是纨绔子弟，叫人不要看轻你。”顾小卓饶有意味地冷笑，“可是事实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自己不是花钱挤进了的这所学校么，军训时候你没有病硬是装出生病的样子去逃避军训，做出这些不光彩的事难道不是你夏宁屿么。接下来，你是不是还要考试作弊，逃课打架，以至于搞大女生的肚子，还要叫人不要嫌弃你不要轻视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太阳啊，天下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夏宁屿，不是我轻视你，是你

那些尚且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

——小卓，你知道么，为什么最后我顺应了妈妈的要求，接受爸爸的经济援助，来的这所学校么，要不是因为你也在这里，想要把过去因我而起的那些不好的事来一一弥补，我也大可不必浪费我的原则，冒着被别人指摘和藐视到这里来上学。流浪那么多年，你也知道我什么苦都能吃下，却惟独受不了别人的轻视。

——无论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不难过、不怨你、不恨你、不绝望。不会忘记过去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请你也要这样好好的。

而在不远的地方，正站着一脸愤怒着难过的翟晓，她咬紧了下嘴唇，眼睛里一阵黑色汹涌而过。

很多年以后，顾小卓经常不止一次地想起那一幕来。不停的来电，不停地按掉，而身处的世界，恰恰是阮青木跟翟晓的激烈对峙。再抬起头来，空荡荡的街道尽头，太阳笔直垂落。翟晓哭着消失在最后的光线之中，阮青木的嘴唇猝不及防地覆盖上来。

01

01>>>

打破脑壳也没有想到的成名方式。仅仅开学尚且不足一月，就有两个男生因为顾小卓而大打出手，其中一位还因伤势惨重被送进了医院。用轩然大波来形容这件事在青耳中学里的反应绝不为过。

夏宁屿回到学校是又一周之后的事。

后脑勺上的头发被剔光了很大一块，取代黑色头发覆盖在头皮上的是一大块浸了药液的白色纱布。走进教室的时候脸上停着一片冷光，在得到授课老师的准予后，他迈着大步从顾小卓身边经过，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教室里的空气中浮动着寂寂的尘埃。

顾小卓挪动着身体，扭头朝向后座："喂，物理作业借我抄一下呀。"顺势快速地瞥了一眼男生的背影，单薄里渗透出淡淡的伤感。

比起夏宁屿对自己的置若罔闻来说，更多的人更愿意拿那件全校轰动的打架事件作为矛头，反复戳痛着女生的伤处。

比如说：

有好事的高年级的学长会迎着面直走过来，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顾小卓吧？"

"嗯？"顾小卓茫然地看着对方，"有事么？"

"就是你呀？"对方的眼神里亮亮的，像是海盗发现了宝藏，"你魅力挺大呀，听说刚一开学就迷倒了两小帅哥，叫他们俩为你打得头破血流。像你这样的妖蛾子，以后还少不了兴风作浪吧。长江后浪推前浪哦。"

及至对方转过身体嘻嘻哈哈地走掉之后，顾小卓才弄清了怎么回事。那些人对自己也非嘲讽，只是好奇。可那些话还是刀子一样捅进了顾小卓的身体。

"推，推你妈个头啊！"顾小卓原地跺了跺脚。

因为之前的军训期间，顾小卓给教官和老师都留下无懈可击的完美印象。所以开学第一周，班主任推荐自己代表高一（7）班去参加全校的学生大会，被推荐的人将有机会在学生会任职。而会议的时间是周五早上的早自习时间。

顾小卓在座位上温习了一会英文，才从突然想起这件事来，然后脑袋轰一下响起来，站起身来朝教务楼的会议室一路狂奔。

而在她离开不久之后，班主任推开的教室的门，扫视了一圈之后，皱着眉头问："顾小卓人呢？"

顾小卓推开会议室的那扇门后，里面所有人齐刷刷地转过头来看着自己。正在台上讲话的老师也停下来，推了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硬生生地问过来："没看见这正开会呀？"

"我……"顾小卓感觉舌头有些打卷，"我是代表高一（7）班来参加会议的。"

"高一（7）班？"老师疑惑地朝台下看了看，又转向顾小卓，"你叫什么名？"

"顾小卓。"

老师又看了看手中的名单，会意地笑起来："可是，你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现在代表你们班来开会的学生是翟晓。"

然后，顾小卓看见了翟晓的目光跟被点亮了一样，灼灼地看向自己，那么骄傲，以至于下巴都要飞到天上去。

02

02>>>

跟翟晓是前后座。

生活中常常会遇见这样一些状况，跟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直觉地判断出这个人是否能够和自己成为好朋友。更糟糕的情况是，第一面的感觉就狼藉不堪，甚至厌恶到恨不得希望她在地球上消失。对于顾小卓来说，翟晓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两条眉毛跟吊起来一样，叫人直犯恶心。而更恶心的事还在继续。但如果想要从头追述的话，那么……

开学前的一次入学测验。

坐在前面的翟晓扭过头来，支起一脸的笑容："我家的房子你住得还算舒服吧？"

顾小卓把考试用的纸笔拿出来。

"嗯。"

"那房子租给你们可是相当便宜的价钱啊。"翟晓得意地说着，"你们家一定不会经常下馆子，而是每天都在家里做饭的吧。我妈说了，厨房那里可不许弄脏啊！"

顾小卓勉强地挤出笑容："我们家也是很讲究卫生的人。所以请你放心。"

"那就好。"翟晓侧回身体，却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一次转过来，"一会儿，你写好题了，就把卷子往前放一放啊。"

"什么？"一时没明白对方的意图。

"这样我才看得清楚呀。"

"难道你是这么一路抄过来的？"顾小卓没走大脑就说出了这句话。

"你……"

老师恰好走进教室，接下来分发试卷，翟晓也就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阳光明晃晃的，跟一把温暖的刷子一样抚过每个人的脸庞。每个人都刷刷地写着卷纸，越是平静的环境之下越是隐藏着不可预见的汹涌波涛。

一种大约由59%的氮、21%的氢、9%的二氧化碳、7%的甲烷以及4%的氧气以及不足1%的氨和粪臭素所组成的某种气体偷偷地飘荡在空气中。其实翟晓放出那个无声无息的屁的时候，顾小卓还是敏感地感受到了，她微微蹙了一下眉，但那种叫人难以忍受的臭味还是强烈地刺激着顾小卓。

好恶心啊。

尽管知道放屁也是正常的生理行为，却还是感到恶心，那种味道使顾小?不得不紧紧地捂住鼻子。将头埋得更深一些，臭味很快在四周弥漫开来，能听得见左右的同学纷纷小声地指责起来。

就在顾小卓犹豫着是不是要交卷的时候，翟晓突然站了起来，拎着试卷朝讲台上的老师走去。

“这么早就交卷，你检查好了么？”

“没办法呀。”翟晓无耻地耸了耸肩，“哦呀，我后座刚才放了个屁，臭死人了，再不交卷就会被熏死了。”

就跟是谁拿了一根钢管戳在了顾小卓的脸上。

没有像以往丢脸的时候会飞快地红起来，却感觉到一块灼热的疼。抬起的视线正好看见了监考老师看过来的尴尬目光。以及四周小声的抱怨和诅咒。

翟晓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刻意停下来看了顾小卓一眼。然后支出了一个充满挑衅的笑容。那表情的意思是“呐，跟我斗，你还太嫩了点，老娘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

那种彼此的厌恶，一笔一笔，叠在心头。最终记载成了一本写满了仇恨跟复仇为主题的书卷。日夜指引着彼此前往黑暗之渊。

03

03>>>

给阮青木的处分是开除学籍留校查看。

开学第三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德育主任抓着大喇叭站在领操台上试音。底下一片嘈杂，被扩音器放出的声音粗糙刺耳。

“喂、喂、喂——”

确认声响设备好使了之后，德育主任的脸立刻僵硬成严肃的模板，操着响亮的爆破音喊着：“高一（7）班阮青木因与同班同学夏宁屿产生小摩擦，用阮青木的原话，是为了摆平夏宁屿，因而两人打架斗殴，且在夏宁屿毫无准备之时，手持砖头猛对放头部，至对方外伤流血住进医院，他这种蓄意伤人的行为极其恶劣，本应立即开除，但因事后其认错态度诚恳，故给以开除学籍留校查看处理，并记入档案。望其他同学以其为戒，同学之间相处要团结友爱，产生矛盾时要请老师解决，凡是用简单的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都将受到学校的严厉惩罚。”而当时的阮青木就站在德育老师的身边，垂着头，所以顾小卓也没有办法看到男生脸上的表情。

应该是“无所谓”还是“很难过”呢。

顾小卓感到后背被一双毒辣的目光扫视着，可是她并没有回头，将肩尽量挺得直直的，两只手拧巴在一起。

手心里微微出了点汗。

德育老师说的小矛盾，再用阮青木的原话说就是，军训时我就看夏宁屿那小子不顺眼，然后那天我站军姿的时候趁教官没看见偷懒，别人都没咋样，就他那贱样，跑到教官那告状，然后教官罚我站军姿，整整比别人多站了半个时辰。啊~呸！我拍他一砖头算是便宜了他！

真相完全被淹没在三个人之间，彼此心照不宣。

很长一段时间内，顾小卓对此都是好奇纳闷，既不能跟旁人去究竟其中的原委，也不能去问两位当事人为什么前一秒还闹得山崩地裂而后一秒钟就跟是亲兄弟一般云淡风清。顾小卓当时记得清清楚楚，在老师朝这边风风火火地跑过来的时候，顶着一头血的夏宁屿扶着墙努力站起来。他跟手里还攥着砖头的阮青木咬牙切齿地交代，不能让这事跟顾小卓扯上关系，要是老师问起来，你随便编个借口。

于是出现了上述的那个借口。

想到这些事，站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里的顾小卓觉得似乎有点凉。仿佛头顶被开了一个冻，然后冷空气裹胁着秋日的白光一起倒灌进去，从脑门到脚掌心凉得那叫一个彻底，她抬手抹了抹眼睛，湿湿的，跟清晨被打了露水的植物。

这时台上的阮青木已经念起了自我检讨书。

男生的声音疲惫不堪，跟患上了一场重感冒一样，一点精神也打理不起来。顾小卓于是抬眼看过去，却只听见阮青木在嘴巴一张一合，却听不见了声音。一开始，顾小卓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等到注意到左右的同学也跟着不安地小声讲起话来，才意识到出了大约是音响设备出了什么问题。

德育主任大声地朝刚上任的年轻老师吼些什么，这样骚乱了大约三五分钟的样子之后，男生检讨的声音又一次响在每个人的耳边。

千篇一律的检讨。

以前顾小卓都听烂了，那些坏孩子打架斗殴网吧包宿彻夜不归甚至有搞大女生肚子的坏蛋，这些检讨早听得顾小卓恶心得翻掉了，并且对这样的检讨的意义何在产生了怀疑，直到麻木不仁的地步。

而为什么，这一刻，心却酸得要命，像是有一排针整整齐齐地扎在了胸口。

连呼吸都变得异常沉重起来。

而那时的夏宁屿还倒在医院的病床上，没有回到学校来。

04

04>>>

德育老师再次操着爆破音喊完“全体解散”四个字之后，整个操场黑压压的人群一下就跟被风吹乱了一样，朝着四面八方走去。翟晓奋力地用手拨开左右挡住她去路的人，朝着领操台迈力奔跑。这一切，连同从翟晓眼里喷发出来的愤怒、哀伤以及不解全都被顾小卓看在了眼里。翟晓整个人挺拔着站在缩了水一样的阮青木面前，语速飞快地说着些什么。

其实就算没有在近前，顾小卓也大抵知道翟晓想要尽述的意思。

——你要振作起来呀！

——该死！这完全不关你的事，却要记在你的头上。让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去死掉好了！

顾小卓垂着头混在朝向教室的人流中垂头走去。像是沉没大海，耳边响过一片聒噪喧嚣。所以，并没有听见男生忽然拔高的愤怒咆哮，以及男生看过来的关切目光。

她只是想着，?，这一切乱七八糟的事，请上帝爷爷让它尽早结束吧

“要不是顾小卓那个贱女人，你怎么会被学校处罚？”翟晓把手搭在男生的肩上，想要安慰男生，“所以，你以后再也不要理那个女生了，她就是一个扫帚星。”

男生皱了下眉毛：“翟晓，你怎么会这么说？”

“事实就是如此，我并没有说错啊。”翟晓嘟起了嘴，“她真的很讨厌啊。你为什么那么偏向她呢。我就是瞧不起她那样的人，除了长得好看一点还有什么嘛，家里又没钱，凭什么在这抓人眼球啊，你为了它牺牲那么多，她连吭一声都不，这样的人，是值得你去帮助和喜欢的人么？”

“你不要说下去了。”阮青木抬起一只手做了打断对方继续下去的手势，“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何必穷抓着不放呢。何况，那事也不怨她，所以，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翟晓的脸绷紧起来，如果把她的脸比喻成一朵花的话，那么现在她之前跟花蕊一样的一张一合的小嘴巴现在紧紧收缩成一团，怒火如焚地盯着眼前的男生，感觉到胸口有一座火山，像是要喷薄而出。阮青木并未理会这些，已然是空荡荡的操场上，男生朝前走去，留下翟晓在后面涨红了一张脸，攥紧拳头，背着肩膀朝男生的背影喊着。

“阮青木！”

“嗯？”

“你那么在乎她呀。”翟晓看见男生一脸的惊恐，难过地笑出声来，“我就是要抓着不放呢？”

“你想干什么？”阮青木手里还捏着刚才朗读出的检讨书。

“我要去跟老师说，你跟夏宁屿打架完全是因为顾小卓那个贱人。”

“你敢？”

05

05>>>

都是些俯拾即是的小细节。

就好象海岸边上或裸在外面或埋在沙滩下面的贝壳一样，只要你用心去看，遍地都是。顾小卓的眼里都是这样的画面，翟晓笑着朝阮青木跑过去，就跟是蝴蝶围着花朵一样转来转去，恋恋不舍，趁着男生心情晴朗之时，拉起男生的手摇晃不停，说对方喜欢的话，故意让男生听到；

也或者刻意等在车站什么样的地方，装做偶尔遇见了阮青木，露出一脸的惊讶，说着“啊，这么巧哦，我们一起吧。”然后在电车上紧挨着男生站立，要是赶上车上人多，还可以肆无忌惮光明正大地紧贴住男生的身体。每次有那样的机会，翟晓都激动得涨红了一张脸；

穿跟男生一个色系的衣服，甚至在看见男生的手腕上多了一副金属手链之后，迫不及待地第二天逃掉了一节课满大街寻找跟男生一个模样的饰品，然后顶着被罚站的危险欢天喜地钻回教室，下课的时候忍不住在男生的眼前亮出手腕来。当男生牵扯嘴角微微发笑时，翟宵幸福得眼角挂着水光。

呐，那是喜欢。

那要不是喜欢，那又能是什么呢。

恰恰由于对上述细节的明察秋毫，所以顾小卓对翟晓接下来的一系列反应也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自习课上，翟晓突然爆炸一样，朝顾小卓的桌子上狠狠地扔过去一本书，然后泪流满面地冲出教室。

顾小卓只是抬眼看了下消失在门口的身影，又低下头来算那道难解的数学题。

同桌看不过去，大声地叫着不平：“她疯了。凭什么拿书砸人啊。”

“算了。”

“就这么算了？真是便宜她了！”同桌嘟囔着把书从桌上拎起来，“呃，这是阮青木的书。”

顾小卓扭头看去，从同桌抓着的书中掉出来一张纸条。

上面有两行字：

——你是喜欢顾小卓的吧？所以你才介意我去讲你跟夏宁屿打架是因为她。

——这好像并不关你的事吧。我警告你，要是你敢跑到班主任乱讲顾小卓的话，我们的关系就此一刀两断。

而在两个女生的身后，是阮青木看过来的焦灼的目光。

顾小卓挺了挺后背，不用回头她也知道男生正在观望着自己。同桌凑过头来也念完了纸上的字，一时摸不清来龙去脉的同桌疑惑着一张脸问：“还真纠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顾小卓随即起身，接过同桌手里的手之后朝阮青木走去：“方便的时候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可以么？”

阮青木的眼睛亮起来：“当然可以。”

那些不能当着众人的面说出的话是：

——阮青木，你帮我跟爸爸解决了开学前租房的困难，为了保护我拿板砖拍了夏宁屿，虽然我清楚得很，他绝然不会伤害我。还有，以免把我带进这事的争端里而以断却友情威胁翟晓。这些我都谢谢你。但我宁愿你帮我做这些事，目的仅仅是出于对你母亲的报复，而非是你喜欢上了我。

——我不喜欢你，真的，阮青木，我一点一点都不喜欢你。

——喜欢你的人，是翟晓。

06

06>>>

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顾小卓有点意外。转念想到自己被班长喊出来时，翟晓得意的神情，她立刻明白过来。

在这所高手如林的重点中学里，自己也非鹤立鸡群。老师也没有拐弯抹角，而是单刀直入地问道：“据说夏宁屿跟阮青木打架实际是因为你？”

“她说的你信么？”

“谁？”

“不是翟晓跟你说的么？”

顾小卓看着老师那张写满了不可思议字样的脸欲笑未笑。她只是站在那，接下去很少说话。也并非跟其他女生胆小到羞于承认事实的真相，只是不想输给翟晓，所以才在老师面前尽力维持着之前两个男生为自己捏造而来的谎言。

被老师问急了也只是淡淡地?应着：“他们两个男生我之前也都不认识，开学就为了我而打架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老师最终也奈何不了顾小卓，挥挥手说：“行了，你先回去吧。”

仅仅是在走廊的时候，就听到了从教室里传出的支离破碎的喊声。

顾小卓停在了门前，手握住门的手柄，却没有气力旋转开来。之前跟暴风骤雨一样的吼叫声消失了，目光凝聚的地点，正是翟晓，还有站在他书桌边的阮青木。

听不见声音，仅仅从男生表情冷酷的脸上或许可以推测出大致的意思，而女生一张脸又羞辱又愤怒，她突然猛地站起来，顺手推开男生，径直朝对方的座位跑去，发了疯一般将男生书桌上的书本文具掀翻，然后叉着腰突然拔起音高：“阮青木，你有种就来揍我啊，来啊，你来啊——”

没等顾小卓反应过来，自己已经站在发生冲突的两人中间，背后是男生气得浑身颤抖的身体，以及搭在女生肩上的一只手。温度渗过薄薄的衬衫传递给女生，她的脸飞快地红起来，可还是结结巴巴地说着："你们不要这样哦。"

"不关你的事，你先走开。"男生的声音平缓淡定。

翟晓的怒火焚烧正好转嫁过来："顾小卓，你别跟这装好人，要不是因为你……"说着。翟晓朝这边走过来。举起的手掌就要落下来。

阮青木一步越过顾小卓，长长的胳膊在半空接住了翟晓劈过来的巴掌："你疯够了没有？！"

而班主任恰恰在那时推开门。

结果可想而知，三个人又被带进了办公室。

07

07>>>

惩罚的方式是写检讨跟打扫操场里划给班级的卫生状况。后者的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最先走掉的人是翟晓，无疑她选择了写检讨。

而在黄昏到来的时候，还有两个被拉长的影子晃荡在空旷的操场上。顾小卓负责把各种垃圾扫到一起，男生则拿着蓝色的塑料桶将垃圾装进去，再运到学校角落的处理垃圾的地点。最后一次折返的时候，阮青木忍不住清了清喉咙。

“喂——”

“呃？”抓着扫帚把的女生慢慢抬起的一张脸，“什么？”

“我好像是……”照例是好看地抓了抓头发，眼睛不好意思地看向燃烧的夕阳，“好像是喜欢上你了啊。”

顾小卓干脆利落地应着：“可是我不喜欢你啊。”

男生满面的期待凝固成了那个黄昏最悲伤的一笔。

“是哦，这事是强求不得的呢。”他无辜地笑了笑，然后看着黑暗笔直落地，“可是，我真是很……算了。”男生转身朝垃圾点走去。

08>>>

风平浪静了三天之后的傍晚。

派出所的小于当班，因为单位里人都走光了，所以肆无忌惮地开着电脑玩连连看。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小于一跳。

抓起电话后，一个小姑娘的声音传进来。

因为有人打断了游戏而有些愠怒的小于青着一张脸，扯着嗓子问：“＃＃路派出所，你找谁呀？”

撂下电话后，小于白着一张脸给同事拨手机，手指颤抖，嘴角抽搐，实在是因为小于还只是警校派遣下来的实习生，没想到在当班的第三天就遇到了这么大一件事。

所长的车已经开到家门口，听到电话里小于因为紧张而声音有些走板，所长的额上也覆盖了一层密密的汗。举报人说大约２０分钟之后，将有一个穿蓝色外套的小姑娘背双肩书包推着自行车从派出所门前路过，书包里藏有大量冰毒。

确认么？所长在电话询问小于。

嗯。小于着急地说，所长我是必须冲上去的吧，要是他们还有其他人的话，怎么办啊。

先别轻举妄动，你密切注意情况，一有变化就联系我，我马上赶到。

所长掉转车头朝派出所开去，尽管这一路上，不是没有怀疑过小于，但作为警务人员，的确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万一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就很难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了。

翟晓从学校的车棚里拉出自行车的时候，发现车胎已经瘪掉了。

四下里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

只有自认倒霉地推着车子朝学校外走去。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况且打气的地方跟自己回家的方向相反。索性就这样推着车子走回去好了，因为房子租大批附近，也不是很远的一段路。

翟晓从身后骑着单车飞速超过的时候，顾小卓因为头脑里还想着一些学习上的事而没有及时注意到。等到反应过来，才意识到翟晓刚才往自己身上泼了半瓶可乐。

瓶子滚落到自己脚下。

而在前方的翟晓虽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但还是嚣张地叫着：“有种你就追上来啊。”

顾小卓怒火焚烧，却也无能为力。想要吐脏口，张了张嘴也没好意思喊出来，但是那种之前一直被压抑的愤怒就像是从遥远海域上形成的气旋一路膨胀扩大为急台风朝海岸登陆而来。顾小卓扯了扯嘴角。

在翟晓彻底消失在眼前之后，顾小卓才重新抬起脚步朝前走去。

所长在１０分钟就赶到派出所，先是看见一个小姑娘，而且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从派出所门口经过。

所长问小于是这个么。

小于说，应该不是，电话里说是穿蓝色外套，而且没有骑车。

那她贼眉鼠眼地往这里看什么。所长若有所思，小于，你出去跟一下她。

小于前脚刚走，后脚就出现了举报人说的那个小姑娘，一切特征均于举报人所提供的信息相符。于是所长大手一挥，几个警员立刻冲了上去，将不知所措的女生围在中间。

顾小卓的心跳突然加快。

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顾小卓被强行带进了派出所。然后书包也被抢了去，从里到外翻了几个来回后，所长意识到了什么。

冷静下来的顾小卓大声嚷嚷着，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翻我书包？

所长皱了皱眉毛，有人举报说你书包里有冰毒。

冰毒？

也许是搞错了。所长掏出电话，小于啊，把那个女生也给我逮回来。

当翟晓被带回来，扣押下来的手机的通话记录里赫然写着派出所的办公电话的时候，事情再也明了不过了。而闻讯赶来的顾小卓的父亲，几乎是哭着走进门的，那一刻，顾小卓才像是所有脆弱的女孩子一样再也忍不住委屈跟恐惧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

她跑过去扑进爸爸的怀抱。

身后是派出所的所长的不停地道歉。

而站在角落里的翟晓仍是一副“恨不得你们全都死掉”的僵硬冰冷的表情。

顾小卓慢慢转过身，瞄了一眼翟晓。

呐，这样的结果也是你自己选?的哈。

08

08>>>

风平浪静了三天之后的傍晚。

派出所的小于当班，因为单位里人都走光了，所以肆无忌惮地开着电脑玩连连看。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小于一跳。

抓起电话后，一个小姑娘的声音传进来。

因为有人打断了游戏而有些愠怒的小于青着一张脸，扯着嗓子问："＃＃路派出所，你找谁呀？"

撂下电话后，小于白着一张脸给同事拨手机，手指颤抖，嘴角抽搐，实在是因为小于还只是警校派遣下来的实习生，没想到在当班的第三天就遇到了这么大一件事。

所长的车已经开到家门口，听到电话里小于因为紧张而声音有些走板，所长的额上也覆盖了一层密密的汗。举报人说大约２０分钟之后，将有一个穿蓝色外套的小姑娘背双肩书包推着自行车从派出所门前路过，书包里藏有大量冰毒。

确认么？所长在电话询问小于。

嗯。小于着急地说，所长我是必须冲上去的吧，要是他们还有其他人的话，怎么办啊。

先别轻举妄动，你密切注意情况，一有变化就联系我，我马上赶到。

所长掉转车头朝派出所开去，尽管这一路上，不是没有怀疑过小于，但作为警务人员，的确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万一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就很难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了。

翟晓从学校的车棚里拉出自行车的时候，发现车胎已经瘪掉了。

四下里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

只有自认倒霉地推着车子朝学校外走去。

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况且打气的地方跟自己回家的方向相反。索性就这样推着车子走回去好了，因为房子租大批附近，也不是很远的一段路。

翟晓从身后骑着单车飞速超过的时候，顾小卓因为头脑里还想着一些学习上的事而没有及时注意到。等到反应过来，才意识到翟晓刚才往自己身上泼了半瓶可乐。

瓶子滚落到自己脚下。

而在前方的翟晓虽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但还是嚣张地叫着："有种你就追上来啊。"

顾小卓怒火焚烧，却也无能为力。想要吐脏口，张了张嘴也没好意思喊出来，但是那种之前一直被压抑的愤怒就像是从遥远海域上形成的气旋一路膨胀扩大为急台风朝海岸登陆而来。顾小卓扯了扯嘴角。

在翟晓彻底消失在眼前之后，顾小卓才重新抬起脚步朝前走去。

所长在１０分钟就赶到派出所，先是看见一个小姑娘，而且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从派出所门口经过。

所长问小于是这个么。

小于说，应该不是，电话里说是穿蓝色外套，而且没有骑车。

那她贼眉鼠眼地往这里看什么。所长若有所思，小于，你出去跟一下她。

小于前脚刚走，后脚就出现了举报人说的那个小姑娘，一切特征均于举报人所提供的信息相符。于是所长大手一挥，几个警员立刻冲了上去，将不知所措的女生围在中间。

顾小卓的心跳突然加快。

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顾小卓被强行带进了派出所。然后书包也被抢了去，从里到外翻了几个来回后，所长意识到了什么。

冷静下来的顾小卓大声嚷嚷着，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翻我书包？

所长皱了皱眉毛，有人举报说你书包里有冰毒。

冰毒？

也许是搞错了。所长掏出电话，小于啊，把那个女生也给我逮回来。

当翟晓被带回来，扣押下来的手机的通话记录里赫然写着派出所的办公电话的时候，事情再也明了不过了。而闻讯赶来的顾小卓的父亲，几乎是哭着走进门的，那一刻，顾小卓才像是所有脆弱的女孩子一样再也忍不住委屈跟恐惧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

她跑过去扑进爸爸的怀抱。

身后是派出所的所长的不停地道歉。

而站在角落里的翟晓仍是一副“恨不得你们全都死掉”的僵硬冰冷的表情。

顾小卓慢慢转过身，瞄了一眼翟晓。

呐，这样的结果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哈。

09

夏宁屿从医院回来的第三天，终于忍不住地在楼道拐角的地方堵住了顾小卓。尽管男生伪装成偶遇，但这种小伎俩，在顾小卓的火眼金睛下还是一戳就破。

“你有什么事，请痛快说。”顾小卓将目光移向别处，“毕竟我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跟你一孤男寡女的在这，叫别人看见了会说三道四。”

“你男朋友？”

“你还不知道么？”

“就是阮青木？”

“嗯。”女生的眼睛亮了亮，“没错，就是他！”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夏宁屿委屈着一张脸，“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顾小卓跟听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一样肆无忌惮地笑着。

“你笑什么？”男生疑惑着一张脸。

“我跟谁在一起关你屁事。”顾小卓冷着脸说，“好吧，我给你解释解释，他长得帅，会打架，最重要的是，有他在，我就再也不怕你缠着我了。”

夏宁屿显然被这一翻话镇住了。

他半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只是微微地闭上了眼，眼角闪烁着一片淡淡水光。

“顾小卓，我并非你想象的那样……”夏宁屿忍住了哽咽，“并非你想象的那样无赖，我对你好并不是跟其他男生一样滥俗的荷尔蒙的分泌旺盛，只是……”

“只是什么？”顾小卓踏前一步，狞笑，“只是要赎罪是么？”

“我……”

“是你害死了我妈妈！”

“既然你这样固执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我身上，我也没有任何办法辩解。”夏宁屿重新打理好表情，“可是这也是你一相情愿的以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杀人凶手。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在一起长大过，我希望……”

“够了吧？”从身后传过来的声音，“你要是还没完没了的，小心我再把你送进医院去啊！”

夏宁屿转身后看见了阮青木。

顾小卓阳光灿烂着一张脸迎了上去。

两个人牵手下了楼梯。

有那么一瞬，顾小卓心里有个特别强烈的愿望，想要回过头去再看夏宁屿一眼，想要刺痛他是一直以来的愿望，为什么却在得手后，心却微微地泛起酸涩的味道来。不过想到接下来翟晓被气得直翻眼睛的模样来，顾小卓就想不得那么多了。嘻嘻哈哈地挎起了阮青木的胳膊。

就在一天之前，快放学的时候顾小卓找到翟晓。

“夏宁屿说放学后她要你带几个女生去学校门前的便利店帮他搬些东西。”

“什么东西？”

“应该是给运动会准备的水之类的东西吧。”

交代完这些，顾小卓又绕到另外一个教学楼的门前，等待开完干部会议直接放学的阮青木。男生一露面，顾小卓就满面春风地迎了上去，挡在阮青木面前。

“还要不要做朋友？”

男生一时没转过脑筋：“你说什么？”

“你喜欢我么？”直截了当。

“啊！”男生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喜、喜欢啊。”

“那我来做你女朋友。”顾小卓上前去牵起男生的手，“好不好呀。”

“啊、好啊！”男生在走出去半里路后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你可以送我回家么？”

“可以啊。”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麻烦的。”顾小卓狡黠地眨了两下眼睛，“只是翟晓一直想陷害我，上周害得我进了派出所。这周我听朋友说她要一些人在路上堵住我。所以……”

夏宁屿的脸不可一世地青了起来。

“你放心我会教训她的。”

所以，在看见翟晓跟三个女生迎面走过来的时候，阮青木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面无表情地朝翟晓扬起了巴掌。

站在后面的顾小卓不动声色地笑。

手机铃声在那时突然响了起来。

10

10>>>

顾小卓掏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上的名字是，夏宁屿。

于是想也不想地按掉。

很多年以后，顾小卓经常不止一次地想起那一幕来。不停的来电，不停地按掉，而身处的世界，恰恰是阮青木跟翟晓的激烈对峙。再抬起头来，空荡荡的街道尽头，太阳笔直垂落。翟晓哭着消失在最后的光线之中，阮青木的嘴唇猝不及防地覆盖上来。

男生凉凉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顾小卓闭上了眼，黑暗里浮现出了夏宁屿的面庞。

漫长的亲吻结束之后，两条短信息连续进来。

小卓，我记得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送给你一个沙漏，怕你不收，我在下课的时候偷偷藏在你的书包里了。也许现在你看到了吧。呐，其实，今天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嗯，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我只是想亲口说一声，生日快乐。

顾小卓毫无犹豫地直接删出了信息，然后将书包转到胸前，从里面掏出那只蓝色沙漏。把玩了一番，然后坏坏地笑着问阮青木要怎么处理。

男生问：“你喜欢么？”

“要是你送的，我就喜欢。”

“那你扔掉吧，我送一只更好看的给你。”

“你帮我扔好不好呀。”

“好。”

男生接过后，朝着茫茫的夜色用力地抛出去。擦了擦手后，转头朝顾小卓微笑，脸上的表情是“呐，我力气大得很吧。”

就是那一天，夏宁屿一直不停地打电话给顾小卓，可是无论如何，女生都不肯接电话，甚至绝情地关掉了手机。发了两三条短信之

后，仍是没有回应，夏宁屿的手机就剩一格电了，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换个号拨过去，顾小卓也许会接起来呢，而只要跟他这样一个机会，他就完全可以把那四个字说给她听。于是，夏宁屿想也不想朝马路对面的街边IC卡机跑过去。

但是，谁都没想到，短短的十几米距离，会发生那样的意外。

一辆黑色的轿车从侧面几乎是以光速朝着男生撞了过去。

都说时间是伟大的治愈师，能愈合所有的伤口，将悲凉惨淡的往事埋葬于时光的洪流之下。而对于阮青木来说，一些记忆固执地跟时间作对，像是黑色的礁石，总是将伤心的往事裸露在海平面以上，像每个航海路经此地的人展示着巨大的丑陋。那些过去的事，不是浮萍，随波逐流，而是黑色礁石，是孤独海岛，一动不动，扎根于少年不见阳光的黑色海面。

01

01>>>

之前已经摆过了升学宴，当时热热闹闹摆满了十几张桌子，来吃饭的人都容光焕发，进门的时候把用红纸做好的钱包交给母亲，然后说着千篇一律的说：“哦呀，你看你家这孩子还真是有出息啊。”母亲笑吟吟地说着客气话“那里那里”，对方就扁一下嘴继续说，“你可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呀，这孩子给你挣了多大一脸面啊，不信你看看去，咱们这帮亲戚朋友里，有谁考上了青耳中学啊！那可是全市重点啊！叫我们这帮人羡慕得眼睛红呀！”甚至还有人说着更离谱的话，“你家青木学习好生得又好看，据说身体也不是一般的强壮，我看啊，给我家女儿做老公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围拢在一起的三五个女人就有所会意地张着大嘴巴哈哈哈地笑起来。

心烦意乱的阮青木在不远处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对这样的场合、气氛、人物以及语言充满了隔膜，怎么也融汇不到其中的喜庆气氛来，甚至在安排宴会之前有些孩子气地抗拒着母亲。

“能不能不安排升学宴？”阮青木懒洋洋地打开网络，敲开百度，“很假的！”

“为什么不？”咄咄逼人的口气，“这一定是要办的。”

手指灵活地在百度页面上输入“升学宴学生答谢辞”，然后百度知道，页面上立即满满地排开了一页，阮青木站起身来去连接打印机，中间还是不甘心地问了句：“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些假惺惺的应酬，很烦呐！”

“不烦哪来的钱？”妈妈一贯的强势在任何一句话、一个动作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么多年，你知道我跟你爸给别人随了多少礼钱呀。”转过脸朝向站在阳台前侍弄花草的老公，“你说有10万块没？”

“哪里？”

“没有那么多？”母亲完全不信服父亲的意见，“你别苦着一张丝瓜脸给我们娘俩看，一天到晚除了侍弄你那些花花草草，屁大事也顶不起来，我跟你说，那酒店安排好了，你不要再插手了。就那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一个一个全是狗屁，有事求到时都不知道躲到哪个水帘洞里去了。”——她指的是办升学宴这件事，原来是要爸爸的朋友帮着安排一个可以打折的酒店，后来未果。

父亲不吭声。

阮青木把打印好的“升学宴学生答谢辞”打印好之后进了卧室。

后来开始参加同学的升学宴，按照规矩是不需要再带上礼金的，只是跟同学们围坐一桌吃吃喝喝，说着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把过去三年的里的酸甜苦辣都翻出来再讲一遍，间或说起某个老师的怪癖某某之间的小秘密之类的。也有感情好的，喝了不少酒，甚至有被喝得灵魂出壳爬到桌子下面么。大人们也只是嘻嘻哈哈地看着，不再把他们当小孩子待。

这个时候倒是简单快乐。

但也仅仅是开端，一场连着一场的应酬下来，阮青木明显有些厌倦了。所以，当翟晓打电话来邀请男生去参加升学宴的时候，阮青木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含糊地敷衍着：“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情，我一定会去的！”

结果前一天参加另外一个男生的升学宴，吃的是海鲜喝的是啤酒，回到家以后就开始拉肚子，是那种疯狂的腹泻，举着电话坐在马桶上表情痛苦地跟翟晓告假：“真的真的……啊……”一声喊叫之后，阮青木觉得有什么东西抽空了肚子，白着脸咬着嘴唇说不出话，疼痛盘旋在腹中不肯消失。因为用的是免提，夹杂着电流，翟晓的声音传进来：“难道你正蹲在马桶上啊……

“嗯！”勉强应答。

“啊，恶心！”翟晓接着说了句更恶心的话，“你居然让我听到了你拉屎的动静！”

阮青木痛苦到无话可说，挂机前还在努力为自己辩解：“真的去不成了，除非你非要我丢人现眼，拉在座位上。”

被迫去医院挂了点滴。

平时不觉得怎么样，一旦去了医院，觉得有些人活着还真是痛苦，一医院满满当当的都是人。在病房里等了半天，才轮到一张空床，母亲提着小挎包一屁股坐过去，身后却响起了一声炸雷。

“哦呀！那床是我们的！”

阮青木跟爸爸站在一起，两个人几乎一般高，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身材的单薄与强壮。但他们都一副木然的表情等待着必然要发生的口舌大战。

母亲干脆甩掉了鞋，盘腿坐在了病床上：“这床现在就是我的了！”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对方凶着一张脸，“你知道我们在这排了多长时间了。”

“我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人。”母亲得意洋洋地亮着她的大嗓门，“你在这排队我咋没看见，啊，现在空出来一张床你就要占着，我看你这种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不要脸！”说完，目光又朝向阮青木，“儿子，快过来。”

众多看客在一瞬间把目光投向阮青木，他觉得有失颜面，于是微微低着头，执拗地不肯过去。站在身边的父亲也毫无反应。正在男生不知所措的时候，对方的一句反击营救了他。

“没素质的乡下人！”

如果不是 句?也根本无法激怒阮青木的母亲，她几乎是从床上一跃而起，朝着对方猛扑过去。病房里传来一阵常人难以承受的女人之间的尖声高叫。护士跟主治医师迅速赶来，在两个女人互相扯下了一缕头发之后把她们强行分开。

“你们搞什么嘛！”黑着脸的主治医师，“你们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脑子进水了呀。”面对医生的训斥，母亲倒是不肯反

驳，乖乖认下错误。阮青木只觉得再没有脸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后来调换了病房，交完了钱之后，母亲匆匆离开，她嘱咐丈夫照顾着儿子，自己要去打点生意。她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她的生活，仿佛早上跟人打架的事并没有发生过，或者说这件事对她来说毫无影响。

阮青木的父亲阮钟贵，在给儿子买了一瓶营养快线之后终于受不了房间里的蚊子，看着阮青木渐渐睡熟过去之后，起身走到病房外面的长廊上抽烟。男生遮挡在脸上的手背移开，一双红掉的眼睛，以及潮湿的睫毛。

如果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也还好。

02

02>>>

爸爸抽完烟回到病房的时候发现阮青木不在了。问了旁边的人，被告知，几分钟之前刚刚离开，而悬在半空中的点滴瓶尚且有一多半的药液没有滴完。阮钟贵以为儿子又跑去上厕所，转身想都没想就推开厕所门，里面传来女人的尖叫：

“你干嘛啊你！”

“对……对不起。”

吃完午饭的阮妈妈想起要给丈夫挂个电话询问下儿子的情况，得到的回答让她大发雷霆。电话里忍不住就爆了粗口：“你他妈纯粹就一废物，连那么大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儿子你都给我看丢了，你还不如去死！”阮钟贵急得满头是汗，连辩解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正在找啊。”

“人是你弄丢的，找不到你就别回家了。”说完，阮妈妈气呼呼地挂断了电话，她这个人行事就是风风火火，一想起丢掉的不是一头猪，是个活生生的人，还带着病，心里就不塌实，生意也不做了，连件外套也没穿就出了门，结果一下就撞见了阮青木，白着一张脸站在门前。

“儿子？”惊喜的光在她的两只眼睛里迸裂，片刻之后，脸上露出难看的凶相，“怎么没打完针就从医院里跑出来了？”

“妈——”阮青木喃喃地说着，“今天是翟晓的升学宴，所以——”

“不去了不去了。”阮妈妈挥了挥手，然后立刻挂电话给丈夫，满脸春风地说着，“儿子回来了，今天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庆贺一下吧。”

——就像是她在一刻钟之前并没有跟训孙子一样斥责过对方一样，而阮青木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父亲灰头苦脸的模样，在得到自己平安无恙的消息后，咧嘴一笑的悲惨神情。

这样的情绪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充盈地存在着，时刻让阮青木感觉到这个家庭里重量的失衡。妈妈就跟是一个女皇，一手遮天，说一不二。

“有什么值得庆祝的？”男生习惯性两手提了提外套的前襟，“升学宴那种无聊的把戏也玩过了。”

“妈妈赚了一比大钱。”阮妈妈兴致正高，“我今天店里谈成了一大笔的服装买卖。这一比都顶上我平时累死累活地赚一个月的了。不过说起来就是邪门，人要是顺起来，真是挡也挡不住呢。你看我们家今年换了新房不说，儿子也考上了重点，我这生意做起来也是顺风顺水的，我这心呐，都快怒放了。”

这话说得不假，阮妈妈的确是春风得意。对于这样一个初中只读到二年级就辍学混社会的人来说，足够小康的物质生活之外，大抵是不会有太多的精神追求的，她一不看书二不读报，三句话里必带一个脏字，走路做事风风火火，之所以跟阮钟贵结婚完全是机缘巧合，两个这么不搭调的人被命运捏合在一起，用阮妈妈的说说，就是老天爷瞎了眼了。

阮妈妈没少跟这位瞎了眼的老天爷做斗争，在阮青木的记忆里，撕打喊杀声无数次在夏天的某个午后惊醒正在午睡的自己。有时候，院子里会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赤着脚走下床，顶着太阳的阮青木就看见妈妈跟爸爸扭打在一起，周围的人纷纷看着热闹，就跟是看动物园里的两只斗牛在打架一样，白色的强光使得尚且只有四五岁的小男生微微眯起了眼睛，但眼泪还是旺盛而持续地流淌出来，每次这个时候，他大声喊出来的两个字都不是“妈妈”，而是“爸爸”，又或者，“妈妈，你不要打爸爸了，你们不要打了好不好”。

阮妈妈也会流眼泪，不过她流得那叫一个有气势，一手下去，阮钟贵的脸上就多了五道血印子，等到一架打完，大家已经不忍心再看阮钟贵的悲惨模样了。他血淋淋地站在阳光下，任凭来自妻子的指责跟诅咒像是冰雹一样朝自己的脸上硬生生火辣辣地砸过来。

“我要跟你离婚！”阮妈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每次打架时候总要这么说，“这辈子我跟了你算是跟瞎了眼，我跟你都不如跟一头驴！”

——这个家庭的绝对领导者、核心、女皇，无疑是阮妈妈，她的地位无可动摇。她说一不二，一手遮天。而之所以这样，也并非没有原因。阮钟贵的身份是一名老师。并非那种要人羡慕到眼红的重点中学，而是快要散架子的一所中专，到那去念书的孩子没几个是真心学习，完全是在那混混日子，然后直接就进社会了。所谓黑色收入也没有多少，一年到头拿的都是一个月千八百块钱的工资，自然叫老婆瞧不起。而阮妈妈就不一样了，虽然说人家是初中二年级的文化，但生意做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赚了不少钱。用阮妈妈的原话说就是，没有我就没有这个家，要是光靠你那点死工资，我们一家三口人到现在还挤在那个不到50平的小房子里，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盆一碗都是我赚来的。说着话的时候，是阮青木刚刚班搬家到这个新房，140平，半跃，光客厅就有30平那么大，阮妈妈就是站在落地窗前抒发她的成功感言的。而阮钟贵坐在沙发上闷闷地抽着烟，白着脸。

阮青木看不下去，就回了句：“你这么说太绝对，我爸又不是什么也没做，他的工资钱也不少呢。”

“吆喝喝——”阮妈妈嘴角一扬，“这还没怎么着呢，胳膊肘就开始往你爸那拐了，他就一个废物，他那点工资，全打点他那多病多灾的老爹老妈了，何着这么多年我要花到他一分钱，我都跪下给他磕仨响头。”

爸爸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朝向妻子：“你给孩子说这些事做什么。”

阮妈妈想顶撞，又瞄了眼阮青木苦瓜一样的脸色，讪讪地说：“那今天晚上我们去外面搓一顿吧。”

阮妈妈有这个喜好，家里有了喜事或者是赚了大钱，习惯叫上丈夫孩子甚至亲密的朋友出去搓一顿，而且还爱喝酒，喝多了还耍一耍小酒疯，行事里有一多半是男人的作风。阮青木很是厌恶。

那是阮青木第一次见到顾小卓。在翟晓举行升学宴的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去了云集街有名的粗粮馆。阮青木的肚子还在隐约作疼，但碍于妈妈情致正浓，也不好说些什么，况且上午自己偷偷溜出医院的事，若是被她提及起来，唠叨个十天半个月的也是常事，索性低眉顺目，做乖孩子状。本以为是一顿用来缓和气氛，替爸爸挽回一点面子的家庭聚餐却因为一瓶碳酸饮料给弄得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以“饭店酒水贵”为理由，妈妈硬是在超市买了瓶大罐雪碧，甚至还有另加三支听装啤酒，被阮青木嘲笑讥讽为“人家还以为你一进城农民呢”而作罢。说完这话，阮青木也知错了，好在妈妈当时心情不错，虽然脸色难看了些，倒也没发脾气，单提着饮料晃进饭店。阮青木前脚落座后脚就来了服务员。不是点菜却是声明来了。

“对不起，我们饭店规定顾客不可以自带酒水。”

“这是什么破规定？”阮妈妈立即站身起来，怒向服务员，“吃个饭，说道也这么多，你们还想不想做生意。”

服务员年纪不大。阮青木坐在位置上端详着剑拔弩张的双方，心里充满疲惫地想着，这个小姑娘怕是又要倒霉了。

“阿姨——”，到底还是跟自己年纪仿佛的孩子，面对实战经验丰富咄咄逼人的阮妈妈，小女孩毕竟还是嫩，口气跟着也就软了下来，“这是饭店的规矩。也不是我们这些打工的说得算数的。”

“你说话不算数跟我在这扯什么呀。”说着，阮妈妈爱理不理地把饮料盖拧下来，洋洋得意地喝了起来，一副“我就是要喝，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表情。

“你这样做就是蛮不讲理了。”

“我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人了。”阮妈妈的气势逼人，“我看不讲理的人是你们才对，你们依据哪一条法律规定客人不可以自带酒水？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欺负我老百姓没下过馆子是不？

中间阮钟贵看不下去僵持难看的局面，坐在附近的顾客纷纷扭头看向这边，而被妻子逼迫得窘着一张脸的小姑娘，也已经眼角挂着泪

光。

“你不要吵了。”阮钟贵说着，“吃个饭，犯得着生这么大气么？”

“还不是叫这个小贱逼给气的！”突然拔高以及走调的粗鄙叫骂，手指一扬指向了只有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胸口别着的徽牌上写着“实习生、顾小卓”的字样。一旁的阮青木分明看清了挂在对方脸上的两道泪水。于是忍不住扯了扯妈妈的衣袖，“要不我们换一家吃饭吧？”得到的回答铿锵有力，“我现在哪也不去，我就要跟这死嗑到底！”

事情朝着沸沸扬扬的方向一路狂飙。

阮青木知道说再多也无济于事，好好的一顿饭就这样被砸了。双方对峙着，大约十几分钟后，下的菜一直没有端上来，阮妈妈彻底愤怒了，将旋开盖子的饮料一股脑地泼在了名叫顾小卓的脸上，然后大手一挥说：“看你再他妈跟我装逼！”

粗鄙的世俗叫骂与悲愤到不可控制的语调，即使是捂住耳朵抑或塞上耳机，还是不能阻止它们源源不断地顺着耳朵流进心脏。有时候，阮青木会有错觉，这些话并非是从外界传来，而是从他的心脏里挥发出来的。他是她的儿子，扯不断的标签，尽管他努力使自己成为跟她不一样的人，想有文化，讲文明，可是仍旧在很多时候，跟粗鄙野蛮这样的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此时此刻，饭店里所有的人都似乎拿出了抱着胳膊看笑话的神态来，目光中纠结着复杂的嘲笑，朝这边望过来。阮青木无地自容般地盯着脚尖，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

那种耻辱，比自己充当这场闹剧的主角还要难受。他难过地双手遮掩住了脸颊。

走出饭店的瞬间，阮青木停了停，在阮妈妈骂骂咧咧朝前走去的时候迅速转身，走到顾小卓面前，将事先准备好的纸巾塞到对方手里，充满歉意地说：“对不起。”

女生抬眼看了下男生，发稍上还滴答着水，湿着的脸冷若冰霜。而在他身后，是几个店员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聪明的阮

青木已经知道了顾小卓接下来即将被炒?鱼的宿命。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那时他的想法里还将这样一个女生定义为乡下来的打工妹，而在不久之后，他将发现，这个被自己的妈妈欺负得一无是处的小女生竟然跟自己同龄，而且成绩斐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将以同学的身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并且叫阮青木慢慢喜欢上她。

呃，真的是喜欢。

尽管最初这种喜欢里搀杂着跟母亲的对抗以及对女生的同情。但渐渐，喜欢像是茂盛的大树渐渐遮蔽了那些芜杂的对成人的叛逆啊对弱势的保护欲啊，成为对待顾小卓感情?的中坚力量。

阮妈妈回过头来的时候，恰好阮青木转身跟了上来。

一天中接连打了两次架，而且全部告捷，这使得阮妈妈神采飞扬。她说：“我们去对面那家饭店吧。”

还没等阮青木说没心情再吃饭了，就听见爸爸说：“算了吧。”

“什么算了吧？”阮妈妈对阮钟贵的有气无力很是不屑，“我一天到晚忙得死要活，说起话来也是声如洪钟，你一天到晚连个屁也不吭声，说话怎么跟蚊子哼哼似的。”

阮钟贵重重地呼了一口气，站在十字路口前，看着红灯变绿后就迅速地说了句：“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留下阮妈妈在后面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扯着嗓子喊：“阮钟贵，你他妈地啥意思啊，你！”

03

03>>>

阮钟贵已经站在了马路的另一头。

他转过身，朝这边面目模糊地笑起来。阮妈妈像是明白了对方话里潜在的危险含义，于是不顾刚刚亮起的红灯，从车身的空挡之间往对面跑，惹得司机纷纷伸头出来大骂：“你找死啊啊！”她没空回应这些纷纷朝她而来的叫骂，而是一把扯住阮钟贵的衣领。

“你他妈地到底啥意思？”

“我们离婚吧。”

“离婚——”阮妈妈瞪圆了眼睛，不敢相信似地看着阮钟贵，“为什么？”

“这不是你一直想的么？”阮钟贵低低地回应。

“放屁！”

“这么多年，我受够了你的颐指气使，受够了你的粗俗污鄙，受够了你日日夜夜将要是没有我就没有这个家之类的话，那么既然我在这个家里这么无足轻重的话，那么就算我离开这个家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

“我不同意。”阮妈妈气呼呼的，“凭什么你说离就离啊，我就不离！”

“你同意不同意并没有用处。”

“你有没有为儿子考虑过？”阮妈妈突然聪明起来。

“他哦？”阮钟贵抬起眼来，朝着站在马路对面的阮青木看了一眼，心就跟是被细细的铁丝勒紧了，勒到了肉里一样疼，“我单单是舍不了儿子。要不是因为他，我早就跟你离了。现在他也长大了，明白了事理，也不再需要我去照顾，所以，我之前有征询过他的意见，他是同意我们离婚的。”

听完了这句话的阮妈妈几乎跌倒在地上。就跟是坠入了漆黑的悬崖之中，要命的是，一直没有落底，而是一直往下落往下落，悬而未决的状态几乎使她崩溃。

04

04>>>

都说时间是伟大的治愈师，能愈合所有的伤口，将悲凉惨淡的往事埋葬于时光的洪流之下。而对于阮青木来说，一些记忆固执地跟时间作对，像是黑色的礁石，总是将伤心的往事裸露在海平面以上，像每个航海路经此地的人展示着巨大的丑陋。那些过去的事，不是浮萍，随波逐流，而是黑色礁石，是孤独海岛，一动不动，扎根于少年不见阳光的黑色海面。

过去的事、真事：

许多年前，在阮青木的记忆里，过年还喜庆得如同两页的部首偏旁凑成的庞杂的新华字典，每一处细节以及每一桩小事都拼凑成一个全新的汉字，那么多未知的喜悦跟秘密需要年仅十岁的阮青木瞪着漆黑发亮的眼睛去注视、求索。

妈妈会在这一天变得无比温柔，在自己的新衣服的口袋里塞满了两把糖果。偶尔会接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来城里同自己一起过年，他们会笑眯眯地给自己送上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以及从乡下带来的一些糕点。就算是闯了再大的错误，也不会招惹来爸爸的半句指责。这样的一天，幸福得如同天堂一样美好。

年三十这一天，爸爸招呼了几个同事朋友来家里一起打麻将。去超市买菜回来的妈妈见了很不高兴。但因是大年，嘴上也仅仅抱怨了下“你们这四个大烟袋又要把人呛死啦”，然后拉着阮青木出来，嘱咐着不要到他们打牌的房间里玩，对呼吸道不好容易感冒之类的。

一个叔叔在烟雾缭绕的空气中抬起油腻的一张脸来，朝坐在对面的阮钟贵说：“靠，赶紧朝你老婆要钱，再欠的话，可没人跟你玩了。”

其他人附和着笑了起来，且目光复杂地看向了阮钟贵。

“手气还真是差到了家！”男人难为情中夹杂着愠怒地抓了抓脑袋，“今天要是不翻盘，我就洗手不干了。”

“你洗手不干了？说鬼话去吧。”

“你们可不要转移话题，就算洗手不干了也把钱先给上。”不甘地加了句，“这个钱赖掉的话是很走霉运的。”

然后，阮钟贵垮着脸招呼阮青木去找妈妈要钱。

可以想见的难堪，连口袋里玩牌抽烟的钱全被扫荡一空。每个月发回来的工资直接被掏光，想要花钱，要一分一毛的计算，并说明花到何处，这样的男人是典型的“妻管严”，结婚的最初几年，情况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而在有了孩子之后，妻子做起小本买卖，结果越?越大，经济地位直线彪升，女人渐渐显露出其女权主义的强悍本性。陆续收缴了家庭中的财政大权之后，女人跟阮钟贵说话的口气也不免强硬起来，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母亲在教训不听话的儿子。

门帘一挑，一张杀气腾腾的脸，手里拎着切菜刀。

几个说说笑笑的男生瞬间一怔，半晌才缓和过神色来。

“不他妈让你玩你还玩？”阮青木扯了扯妈妈的衣角，示意不要继续说下去了，“大过年的，这么多活要做，你不帮帮忙倒算了，反是悠闲起来打起了麻将，弄得这屋子里乌烟瘴气不说，还输了那么多钱，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

其他人想要劝解，类似“过年么玩一玩高兴一下”或者“你管事也忒多了吧”的想法都被女人这样的口气给硬生生地噎了回去。女人这样的话说出来，确实是伤人，且不留回旋余地。而这噩梦的一般的境况竟然还在继续，“你爸你妈要来吃年夜饭……”

“能不能不要讲下去了。”阮钟贵灰着脸说。

“你不爱听了是不是？”女人凑过来，尖着声音喊，“我就知道你不爱听，我说你几句，你就支一张臭脸给我看。你以为我怕了你呀。”

外面有不安分的小孩子开始放鞭炮，零星地响开在一片阴霾却喜庆的空气里，硫磺的味道让人们眩晕。

“算了算了。”终于有人看不下去热闹，是阮钟贵最好的朋友，“我们不玩就是了。”

“哼，这还差不多！”女人得意地扬起了下巴。

阮青木比谁都看得清楚，在父亲得以释放的那一瞬间，整张面孔呈现出一种绝望的神态，仿佛他之前死死抓住的救命稻草也给松开了，整个人朝着黑暗的深渊沉落。女人重新钻进厨房，砧板上响起了剁菜声。男人们纷纷起身，十分不给面子地继续瓦解着阮钟贵的自尊。诸如“你的老婆真是厉害呀！”“你也太不男人了吧”之类的话直戳戳地朝向了父亲。阮青木小小的胸腔突然涌上来一阵难过，突然想走过去抱着爸爸号啕大哭。

那天，阮钟贵还是没有罢手。

在朋友们走之后，他去翻钱，没有翻到，就找到妻子，并且朝他开门见山的要钱。女人很惊讶、愤怒，胡乱地开始发脾气。

阮钟贵抛下了一句：“钱也是我赚的，我拿去赌拿去嫖也不关你事，你何苦在外人面前不留一点情面给我。这明明不是一个家，是战场，我觉得你离我非常远。”——说起来，阮钟贵这个人还是有些文艺气质的，说的话有时候听起来有些矫情。而女人则完全是个粗人，这些话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只是挑衅着说：“反正钱在我这，你找不到，有能耐你他妈就去赌啊！”

阮钟贵愤然离家。

少年阮青木偷偷从妈妈的枕头下找出了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直挺挺的人民币。他跑出家门，追上了停在街口报刊亭前面苦着脸的爸爸。

“呐，拿去玩吧。”阮青木仰起期待的目光。

阮钟贵有所游移：“这钱……”

“这是妈妈给你的钱，要你拿他去玩。”阮青木开始撒谎，“所以，你不要不开心。这大过年的。”开始学着大人的口气安慰爸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阮青木认准了爸爸在家庭里的弱势地位。人的本性里或许有同情弱者的成分。在任何时间跟地点，阮青木最怕有人欺负爸爸，而这种使他产生厌恶和恐惧情绪的制造者往往都是家庭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妈妈。

虽然是冬天，但不冷，有一线白光从云朵后历尽千辛射了出来。阮钟贵伸手抚摩儿子的头顶，笑眯眯地说着话，之前紧绷的心脏缓和了跳动，眼角似乎沾了水光。

“青木，你要快长大。”

“嗯。”阮青木点了点头，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心里的话是，等我长大了，有力量了，我就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

阮钟贵高高兴兴地去了朋友家，重新凑合成了一个局子。而他所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强烈更具摧毁力的风暴旋涡正在形成，并且以飞快的速度朝他的方向席卷而来——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女人就发现了藏在枕头里的钱不翼而飞了。当时她的脸就青了。

“还真有你的，竟然敢背着我偷钱出去赌。”

不巧的是，当时小叔子陪同阮钟贵父母上门来过年，却正撞见女人发疯。因为一时也找不到阮钟贵，女人把怒气完全撒到那几个无辜人的身上。迎进了两位老人之后就破口大骂：

“你看你们养活了什么样的儿子，成天只知道赌，只知道嫖，只知道跟我作对，他心里但凡还有一点这个家的话，就不应该偷了家里的钱出去耍牌。”

“他这样的男人，什么时候硬气得来，真是生得贱！”

……

恶毒的字眼一句甚于一句。两位老人也不知该如何表态。因为又是年关，不想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只是一味安慰着儿媳妇。小叔子看不下去，顶撞了几句诸如“过年跟兄弟们玩玩牌并不算过分吧。”“有输

有赢，玩起来才提神啊”之类的，均被女人一句“你们家生得都是贱”给噎了回去。小叔子也是得理不饶人的姿态，举起了拳头想揍人。

“我哥娶了你这样的女人还真是瞎了眼。”

双方拉扯之中，阮青木嗷一声扯破了喉咙大哭起来。

他小小的心脏里被灌满了恐惧。就像推开房门漆黑如同汪洋海洋一样，在你来不及喊叫跟呼吸之前，如同吞噬一粒尘埃一样消灭了你。

两位老人一把抱紧孙子，在?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流下眼泪。

最终以被女人扫地出门为结果。

这些事，都像是毒针一样，一下一下戳着阮青木的心脏。

房门被女人踹开之后，阮钟贵眼前一黑，风暴的味道扑到了鼻尖。阮钟贵看见了女人一脸的愤怒，像是跳动的火焰，火舌卷着四溅的小火星朝外喷射。

这样的往事一桩一桩，密布于记忆的大陆，纵横皱裂，如同干涸了几个世纪。

01

阮钟贵提出离婚的那天，一家人分别在三个地方吃的晚饭。阮青木跟着妈妈回了家。他窝在客厅里看动画片，妈妈嘟囔着在厨房里做饭，不时把盆子弄得叮叮当当的响。男生站起身来，将门重重拉上。

“哦吆~你老子要踢了我，连你也觉得我烦人是不是呀？”

阮青木按下了遥控器的关机键：“你别那么大声好不好？”做了一个“不跟你争论”的手势，男生连电视的电源也给切断，朝卧室走去。

“你还嫌弃我嗓门大是不是？”阮妈妈开始喋喋不休的前奏。“……也不知道你爸死到哪里去了。”完全是跳跃式的思维，“……那个，你帮我阳台上的脏水倒掉。”

“嗯。”

阮青木的胸口压下去的火焰冲上来，他拉开窗，一盆水就那么扬了下去。紧接着就听到了楼下一声女生的尖嚎。不久之后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身后传来的阮妈妈的声音：“这谁啊，这么要命的敲门，你赶紧去开门。”

阮青木看见了下午在饭店里被妈妈劈头盖脸奚落的小姑娘。

她的两只眼睛仿佛要喷出火来。

顾不上对方的愤怒，而是拉扯着她朝着漆黑的楼道踢踢踏踏地走了下去。阮妈妈独自一人在家吃面条，至于阮钟贵，半夜才醉醺醺地回来。

进门后没有进卧室，而是和衣倒在沙发里，半夜醒来时，阮青木听到父亲有呕吐的声音。知道是喝多了酒。起身倒了开水走进客厅，旋开台灯。

阮钟贵看见了儿子后露出了温和的表情：“还不睡？”

“……喝多了？”

“喝了一点。”阮钟贵的喉咙里像卡着什么东西，说起话来模糊而沙哑，“是不是我打扰到你？”

“没有，我一直也没睡塌实。”男生揉着发红的眼睛，“……你决定了？”

“那件事？”阮钟贵扭过脸等待儿子的确认。

“嗯。”

“嗯。”阮钟贵停顿了半天，“……对不起。”

“你要离开这么？”阮青木清了清嗓子，“你离开妈妈什么的，都不会影响我。其实……我等你这个决定也很长时间了。”

“嗯？”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一直没有离开她。而你早就厌恶了她的霸道凶悍，早就想离开她，然后去找你的幸福，是不是？”被儿子逼问得哑口无言的阮钟贵重重地叹了口气，阮青木挺了挺脊背，“所以，就算你真的跟妈妈离婚，也决然伤害不到我。因为……这是你们之间的事。”阮钟贵惊讶于这样十六岁的少年，说起这件事来宛若置身事外，淡然不似孩童。只见儿子把手探过来，轻轻拍着自己的膝盖：“放心吧，爸爸，我还是姓阮，是你的儿子，你去追你的幸福去吧！”

“你是要你跟你妈过么？”

“是呀。”阮青木垂下眼睑，像是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出来的话虽然是慢吞吞的，但能感觉得到他的埋怨跟不满，“爸，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过年你要跟朋友打麻将，然后妈妈不给你钱，还让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下不来台……”

阮钟贵努力在记忆里搜索那些被女主人逼到无路可走颜面尽失的片段。这么一想起来，竟然到处都是这样的记忆，如同记忆的海滩之上俯拾即是的贝壳，灰突突地布满了整个视线。这让阮钟贵既是愤懑又是无奈。胸腔里像是被放置了一捆炸药，而导火索已燃到了喉咙。

“你妈那性格……”

“她那性格很伤人的。”阮青木在黑暗中，声音显得沉稳有力，“那时候我还小，不愿意看到你在人前被看轻，就偷了家里的钱送给你，骗你说是妈妈给你钱，叫你拿去打牌。结果当天妈妈就发现了，然后

也不顾那天是大年三十，就火气冲天地去找你，掀翻了麻将桌，满嘴粗口让所有在场人都瞠目结舌。当时我就站在角落里，瞪着大眼睛看着你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丑。你知道当时我有多少难受么，你们完全没有顾及我的感受，我觉得有这样一对父母有多丢脸，我恨不得立即去一头撞死好了。”阮青木的声音有些发颤。

像是被厚厚的窗帘遮蔽住光亮的黑暗屋子，猛地开了天窗，阳光一泄而入。阮钟贵记起那件事来。妻子一脚踢开人家大门，他当是眼前一黑就知道坏了，只祈求着妻子能够看在是过大年的份上，嘴下留情。等到妻子嚷嚷着“还真行啊，阮钟贵你个王八乌龟蛋，也敢偷了家里的钱来赌了啊，是不是趁我不知道还要把我输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然后你再娶个小老婆呢？”之类的污七八糟的糙话来，阮钟贵偷偷将目光转移向站在角落里的儿子。他两只手紧紧地拧住衣角，一言不语地朝这边望着，漆黑的瞳人里被填满了恐惧。

当时有人看不下去就插在中间劝架：“……钱可不是我钟贵哥偷的。”

“难道那钱长了翅膀飞到他口袋里？”女人眼一横，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让人不寒而栗，“或者是我贱得把钱硬塞给他？啊——呸——”

另一个图口舌之快的家伙立即说：“不是你叫小青木给送钱来的么?”

当时的阮青木觉得事情即将被揭穿，自己马上就要被推到前台去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但愿这一切早点结束吧，或者地面裂开一条口子跳下去吧。

然后，悬在头顶的灾难迟迟没有到来。

阮钟贵第一次开口对峙妻子：“是我叫青木回家偷钱。”

他说完这句话后，转过头，朝儿子微微一笑。那一刻，他看见孩子的两眼闪着泪花，但却是挂着微微的笑意。那么一个瞬间，不曾被任何人注意的微小瞬间，像是有一条神秘的绳索把这两个人紧紧地穿在了一起。

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父子，还包括着“同盟”、“朋友”、“信任”、“承诺”、“同情”、“安全港”甚至“相依为伴”这样的词。

之后的事都无足轻重了。

发了疯一样在别人的家里闹了起来，不给阮钟贵任何面子，被很多人强行送回家之后，爷爷奶奶已经赶到家里来准备过年，她却一直阴郁着脸，说起话来阴声怪调，纠缠着阮钟贵的种种不是。阮青木看见在妈妈去厨房端饭菜的时候，奶奶迅速掏出口袋里的手绢，揩干了眼角的泪。

那一刻，少年小小的胸腔里窝着的全是对妈妈的恨意。

尽管她从不曾动手打他，惟恐他不高兴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把他当成宝似的欢喜着，可他还是仇恨地看着她，她把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个一个人都伤害了。

“爸——”阮青木黑暗中红起脸来，“你是有中意的人了吧？”

“别瞎说！”

“那天我看见……”

阮妈妈的房间里传来了细微的动静，然后是重重的一声叹息。寂寂的深夜里，这声音像是一枚细细的银针，狠狠地扎进了两个男人的耳朵里。

02

02>>>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真的像是别人的口里所形容的那般“刻薄”、“粗鲁”、“没文化”、“爆粗口”、“母夜叉”乃至在自己的儿子眼里也被定义为“她总是蛮横地做事，做错事，一桩一桩，不可原谅”的人。黑暗中，阮妈妈觉得觉得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而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她想着，也许是窗子还没有关严吧，要不怎么脸上怎么有片片湿意呢。这么想着就想起身去关窗，却见丈夫一脚踹开了房门，凶神恶煞，一手持刀朝自己靠近。

“你要干什么？”

“我要宰了你！”丈夫一脸杀气，“我忍了你这么多年了，不宰了你，我吞不下这口恶气。”

尽管胆战心惊，但女人还是精神抖擞：“你疯了么，吃了豹子胆了？还要杀了老娘不成？是男人你就过来劈老娘一刀……”话音未落，女人只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白光，再一摸额头，有湿搭搭的液体流下来。

“你……你……”抬起手来指着继续靠近的丈夫，以及站在他身后的青木，立即如遇大赦一样高声叫着，“儿子，快抢下你爸手里的刀，他要杀了我。”

眉青目秀的阮青木淡淡地说：“为什么要阻止他呢？”

“啊？”

“……你是该杀的人！”

那一瞬，女人绝望地闭上了眼，耳边响起了彻夜未停的大雨声，哗哗哗——这雨仿佛一直下到了天的尽头。

这一惊，女人咯噔一下从梦里醒来。她抬手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还好是个梦。翻了个身后才看见从门缝里露过来的细微光亮。客厅里

有人悄声对话。立时从床上坐起来，屏气凝息，听见门外的动静。

“爸，你是有中意的人了吧？”

“别瞎说！”

“那天我看见……”

黑暗中的陆地感受到来自地壳深处的咆哮和震动，陆地裂成峡谷，沧海夷为平川，天地置换，腾挪躲闪，一瞬间，阮妈妈眼前一黑，听见了从世界尽头朝自己滚滚而来的洪荒之水。她觉得心快裂开了。

03

03>>>

有意思的事。

开学典礼上，校长讲话完毕之后逐个介绍高一各门功课的老师。阮青木之前也是低头玩着手里的PSP，无暇再去看班里那些相貌实在不敢叫人恭维的同窗们，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挂记父母间的事，玩着玩着就失神了，丧气地抬起头。正赶上校长大声地介绍着“现在请政治犯老师上台给大家讲话”。阮青木的额上浮现出了一条黑线，就算是重点中学，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阔气得连政治犯都请来了，请个警察什么的也在情理之中，居然请了反面代表，校长胆子肥得是不是该喝清肝去火减肥茶了。这么想着，不由自主地推了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眯起眼睛朝前看。

穿着教员制服，还是显出青涩味道地走上台来的是个年轻老师，略微拘谨地说：“大家好，我跟大家一样，也是刚刚走进这个校园，担任政治的教学工作，我姓范，叫范小虎。大家叫我范老师好了。”这一番解释之后，台下的人发出了恍然般的啊啊声，夹杂着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微笑。

坐在他前面的叫做夏宁屿的男生甚至探过身跟身边的女生小声地说：“呀，看这个政治犯老师唇红齿白的，是不是正合你意啊。所以，既然你来了这里，就不要很失望呀，看不惯我们这些猥亵男无所谓，毕竟还有老师可以YY一下啊。”结果不得而知，女生的粉红色的拳头砸过来。男生抱着头“啊呀啊呀”的夸张地叫。

对这样轻浮的人没有半点好感。

当时的阮青木并不知道同样对此感到厌恶的人还有顾小卓。那个之前被他无意中泼了一盆脏水的女生。散了会的操场上，乱糟糟的如同一个菜市场，两个人擦着肩路过时?才认出彼此来。

“嗯，是你啊。”

“是啊。”有些惊讶地微微怔了下，“你也来这里读书啊。”

“我考上的。”完全没必要的解释。

“嗯。”

最终以女生的一句“呐，之前的事谢谢你哈”（指的是开学前他帮她在学校附近租房子的事）而男生回以“你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啊”而结束。

“呐，再见。”

“嗯，拜拜。”

阮青木那天放学后没敢回家，独自在街上绕了几个圈子，等停下来后发现自己站在民政局的门口。早上两个人叫吵闹着要来民政局做离婚登记。妈妈是拗着不肯，而爸爸执意坚持，阮青木扔了句“要离就离，不离拉倒，这点破事天天吵个不休，烦不烦人啊！”然后摔门而去。他心里只是烦，少有感伤，或者见了这样的状况束手无策泪流满面对他而言完全是小孩子的把戏。这样的阮青木内心强大凶猛。虽然有时候未必是好事。

既然不能好好地过下去，那么利索干脆地离了也很好啊。

尽管这样的想法很是不孝，但事实上的确如此。假如当时真的麻利地离了，事情也就不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急转直下——

“喂——”

听到声音后转过身来看见了一天之中不止一次从眼前晃过的明亮的一张脸。

顾小卓扬了扬手里两只装满了东西的购物袋：“你站在做什么？”说完了恍然了下，“……你家长在这里上班吧。”虽然是试探性的询问却带着肯定的语气，像是这样出众的男生，好看的样子，有钱的家境以及父母体面的工作都在常理之中吧。这样完全没头没脑的逻辑在见多了之后也成了女生心中认定的定律。

接下来的回复也只能用“骇然听闻”来形容，就连当事人阮青木本人也稍微有点惊讶，为什么要对这个用“素不相识”的词来形容也不过

分的女生吐露真言：“……今天我爸爸妈妈来这离婚。”

说完那句话，天似乎就黑了。

04

04>>>

晚上八点才敲开家门的阮青木楞了下，随即意识到之前在女生面前流下的眼泪有多可耻。因为满屋子都是飘着红烧肉的香味。阮青木在这种味道中渐渐感觉到了最后的苍凉，明明自己是很豁达的，为什么在这一刻又希望时间凝聚于这一点，再也停滞不前。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妈妈比自己想象中要愉悦得多，而不是被自己恶毒地形容为“寡妇脸”的模样。她伸手招呼着站在门口的儿子：“快进来——”

“呃。”

“去帮妈妈剥蒜。”

“我爸呢？”

“你爸下楼去买酱油了呃。”

“你们……”

妈妈有所会意地抬起头，还是一脸的笑，笑得阮青木有些摸不清头脑。于是伸手摸了摸头：“你和我爸，你们俩……去了么……”

当天早上去学校之前的饭桌上，一见三口人还沉默不语，彼此对峙。而这一刻，妈妈愉悦得近乎失常。

“我跟你爸啊。”妈妈得意地笑了一下，“我们俩这么多年的老夫妻了，怎么可能说散就散呢，那只是一时气结才会那样的。青木，你不要当真。”

门那时被拉开，阮青木转身，看见了满脸愁容的爸爸。

不消说，这一役中，获得胜利的人不是阮钟贵。

05

05>>>

在阮青木能够看得见的光亮所在之外的黑暗区域里的事——

早上去民政局的路上，阮钟贵还是信心十足，一想到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女人踹到自己的世界之外去，就忍不住春风得意起来。路上几次回头蛮横地催促跟在后面的妻子。

“你磨蹭什么啊？”

“是你走得太快好不好？”

“你一定是不想跟我离婚，才这样磨蹭来磨蹭去的。”阮钟贵前所未有的神气，“……不过我主意已决，想那么多也没用。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把对方捆在一起的日子有多难过，所以不如趁着还不是特别老的时候，赶紧散了吧。”

阮妈妈突然站住，脸白得像是一张纸：“这正是你巴不得的，是不是？”

对峙了半天，阮钟贵才从对方充满杀气的眼神里看出些东西来：“……是……你想怎么样？”

“休想甩了我。”阮妈妈抬手捋了捋头发，“你的春秋大梦做得也太早了吧，你当是我是玩具么，时时刻刻随你摆弄，你当我是傻子么，外面养了一个才十九岁的小情妇，最无耻的还是你教过的学生，难道你以为这一切我都被埋在蛊里毫不知情么？”

“你……你跟踪我？”

“我不仅跟踪你。还派了私家侦探呢。这可花费了我不少钱哦。”

“你……”

“而且我也花钱请了律师，你跟人偷情的证据我已经转到律师手上。”朝惨白着脸的阮钟贵露出胜利者的笑容，“所以说，如果你真想跟我离婚也行哈，那就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留下来，你净身出户。还

有，就是即使是这样的话，法庭也要征得我的同意，你的离婚申请才可以被批准。所以，你还不求求我——”

“放屁！”

“哦呀呀，你不是知识分子么，怎么也爆起粗口来了。我跟你说，要是你想破罐子破摔，我就跟你摔到底。就是你不为咱们家儿子考虑考虑，你也得为你的小情妇考虑考虑吧。你要知道，如果我一时发疯，跑到学校去大闹一场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你到底想干什么？”阮钟贵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

“我们还是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她走过来，牵起男人的手，“……其实就算我答应跟你离婚，又能怎么六呢，你中意的那位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吧，她只是年纪尚小，一时糊涂，等到再过几年，还怎么看得上你呢。”

——之前阮妈妈花了一个星期跟踪阮钟贵，最终战果卓著。这样的事，即使不去将细节公诸于众，大体也能想象得见其中的情景：傍晚曲折的小街，穿黑色衣服竖起衣领甚至还戴了顶帽子遮住脸面的阮妈妈。嘴角带着恨意的微笑，以及内心里种种暗黑的想法“阮钟贵，你休想跟老娘离婚，找那个小贱人去逍遥去”之类的诅咒。

这样的场景在阮钟贵的头脑里一遍遍回放，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小心一点，如果回头看了一眼，也不至于将自己处于如此糟糕的境地。

要知道，如果在跟老婆离婚之后，比这些事还要不堪入目的场景被她碰个正着都无所谓，但现在不行，现在他出于道德的洼地。而居高临上的老婆，又摆出了一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架势来。除了甘拜下风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事情止步于此的话，尚且算好。

06

06>>>

学校里的事之一：

初中时候接触到的老师大都跟自己的父母一个年纪，甚至还要老一些，这样的一群人，就算是表现得很温和热情，在阮青木的眼里也还是只能用“慈爱的长辈”来形容而已。而眼前的政治范老师则截然不同了。刚刚从大学校门出来，身上还带着孩子气，不穿教工校服的时候混迹于学生群里也常常被误认为是学生，仅仅相差了四岁的年纪，扔在学生堆里完全分辨不出来，这样的情景使得范小虎老师成为校长大人最忧心忡忡的员工之一。

——“小范啊，你一定要努力使自己成熟起来啊，走出大学校门，你可就不是学生了！”

——“对待学生呢，也不能一味地纵容他们啊，该严厉的时候不能手软。”校长挑了挑眉毛，“我听说有些女学生给你写情书？”

——“不管怎么说，你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范小虎之前还笑着一张脸应着校长大人的话，而在对方这句话一落地，脸色立即难看起来，整个人像是被猛地抽了一鞭子，紧绷着脸。回应过去的话也略略显得有些刺耳：“生平我什么事都看得开，受得住，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师生恋，这些人就该拉出去直接砍了。”

之前还和颜悦色的校长大人心中暗暗揣度，这范小虎表决心也不必这么坚决吧。但见对方如此强硬的态度，也不便再说什么就匆匆结束了谈话。憋了一肚子气的范小虎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回到班级看自习，结果见到不停地有学生以上厕所为名离开教室，怒气一下就烧到了头顶，喊住那人名字教训起来：“一节课上好几次厕所，要是你没什么病的话，我看你就是没毅力！”众人在面面相觑，很难搞懂是否有毅力跟上厕所之间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一个上午都不去厕所，我都快憋出膀胱炎来了。”

被教训的阮青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倒是还有脸笑啊！”范老师一脸肃杀之气，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难道我还要哭么？”阮青木声音不大，“就为上次厕所这么点破事，至于这么大脾气呀？”这么说着，不由得望向了浑身颤抖的范小虎。

“你要接受教育！”

“哦？”

“你要向我学习！”

“难道学习你也憋出了膀胱炎。”这句话说得只有阮青木自己听得到，他是极其聪明的孩子，知道在什么样的火候下适可而止，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于是乖乖地转身回到位子上去，也没有表现出愤怒或者哀怨的神情来，这样一直拖到了下课，他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第一个冲出教室直奔厕所。

即便是跟范小虎有了这样的矛盾跟冲突，阮青木也没有对这个人表示失望。毕竟求学多年，知道某些人跟老师的关系实在是积怨难返，最后双方都不愉快。倘若彼此不互相伤害，那就有机会成为朋友，何况范小虎留给他的印象还算不错。

年轻、健康、有型……更重要的是，还有为，阮青木比较欣赏范小虎横溢的才华，唯一有些瑕疵的事，这个人在某些时候表现得跟小孩子一样幼稚无二。

放学的时候，做完值日的阮青木锁好教室的门，一转身，看见了站在长长走廊尽头的范小虎，正有些落寞跟歉意地朝自己看过来。于是，朝对方露出温暖的笑容。

“范老师怎么还在？”紧了紧肩上的书包，“傻站在这里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我等你啊。”

轮到阮青木目瞪口呆：“等我？”

“放心，我不是找你麻烦。”一瞬间，范小虎露出了难以启齿的神情来，“……下午的事，我做得是不是有些不妥？”

阮青木眼睛亮了起来：“你不让上厕所小便的事？”

“嗯。”

几乎是没经大脑思考的脱口而出：“何止是不妥，简直是对我正当生理要求的粗暴拒绝，你说，万一我憋出个三长两短的来，这么大责任你担当得起么？”

就在阮青木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有失分寸的时候，他看见范小虎朝自己露出两颗小虎牙笑了起来。

“阮青木——”范小虎拍着对方的肩膀，“你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你不会跟我计较这件事了呀。”

“哪里哪里，老师也是为我好么。”阮青木困惑地抓了抓头，“只是——”

“只是什么？”

“老师下午是不是跟谁生气了，脸色那么臭呀。”

范小虎直爽地说：“是遇到了麻烦的事。”

“说说看？”

“少儿不宜啊！”

“我都多大啦，别把我当小孩看！”阮青木抗议。

“我宣布你的抗议无效，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小孩。”

所谓“少儿不宜”的事。

范小虎失恋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的女孩子，为了她甚至放弃了在更大的城市里的一份工作而回到青耳来，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女孩子冰冷的回绝。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我们没法在一起了。”

这让范小虎无比沮丧绝望。

07

07>>>

学校里的事之二：

月考被学校弄成跟中考高考一样严肃，打乱班级顺序，阮青木跟顾小卓被分在同一个考场。在老师通告考场分布情况的时候，阮青木竟觉有暖流穿过身体，他在稍微有点嘈杂的环境中慢慢转过头，看见了顾小卓的座位却是空的。

心像是被刮了一条细小的口子出来。

而后面不停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其实光听声音就足已辨别，是自己的初中同学兼顾小卓现任同桌白笙远，用不学无术来形容这个旧日同窗几乎是最妥帖的。迫于老师还在讲台上，阮青木也只好低低的回应：“哦？”然后不甘心地问了句，“顾小卓呢？”即使知道说完这句话之后身边的女生脸色青了一块。白笙远狡黠地眨了眨眼睛：“你想知道呀？”

“嗯。”

“那我拜托你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哦。”

想了想，阮青木就点了头。

“好啊，你说吧，我答应你。”

“她来事了——”

说完这句话，阮青木石化在了那里，在被老师喊了三声名字之后才慌乱地站起社来。而小无赖白笙远拜托给自己的也非什么好事，而是要自己协助他考试作弊。

“可我们不在一个考场啊！”阮青木想要推掉这个烂摊子，甩手不干，“怎么作弊啊？”

“呐，把手机调整成静音，然后偷偷带进考场就可以了。”朝老同学再次狡黠地眨起了眼，“你把答案通过短消息发送给我就可以了。”

再眨——

阮青木有些无奈地说：“求你不要再眨了，再眨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这么多年，阮青木学习上是个高手，在作弊上也是可以跟白笙远匹敌的一等一的高手，导致这个现状的原因有二，卷纸上那些智力题目对于阮青木来说很好应付；二是有一群狐朋狗友，逼上梁山。所以，眼下的阮青木一边自得地答着题目，一边悠闲地将答案编成短信息发送到白笙远的手机上。

无人察觉。

而如果把目光切换到另外一教室，上演的可正是一出风光好戏。

安静的教室里，只有走笔的沙沙声，以及偶尔挪动桌椅，在地面上拉出的一道摩擦声。老师安静地站在黑板前面，一声不吭，惟恐出了一点声音打扰到学生们的思维。就是在如此庄重肃静的环境下，突然爆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惊叫声。

嗯，是惨绝人寰。

那一刻，白笙远的小脸彻底白了。

他忘记把短消息铃声调成静音了，还保留着从网上下载的午夜惊魂的铃声。打开短消息看见了整整齐齐的选择答案，一边惊叹着阮青木这小子真是个天才，一边悔意跟海水一样朝自己席卷而来。再抬头看看周围捂着胸口惨白着脸的那些被惊吓到的女生，以及台上愤怒的老师，白笙远乖乖地举手投降。

被带去教导处的路上，白笙远一直在想：“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发短消息作弊很便捷，却没有想到把手机调成静音。那么好的答案，又准确又整齐，我怎么那么不小心就被抓到了。要是没被抓到，这次考试我准进前10名，那我爸就会给我最新款的PSP。”这么越想越委屈，以至于在老师批评自己时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老师也看穿了白笙远的心思：“别指望我看见你的眼泪就心软，我身经百战，看得多了，你这分明是鹞鱼的眼泪。”

罪魁祸首的那只手机被范小虎抢了去。

写完最后一笔，将卷子翻过来扣在桌上，又觉察到了裤子口袋里的震动。

眉毛挑了挑，小小地表示了下不耐烦："白笙远你这个笨蛋还行不行了，发给你的答案足够打90分了。不要逼得我们俩成雷同卷，一起被逮去办公室挨批吧。"但还是偷偷地拿出手机，点之后，看见的是："小木木~我已交卷，操场广播台集合。"

阮青木想也没想就起身交了卷。

在看见阮青木扯着书包从教学楼里冲出来的时候，旗杆下的范小虎站直了身体，朝着对方露出了一脸复杂的笑容。

"阮青木！"

抬眼看见的却是范小虎，阮青木觉得事情在哪里像是拐了个弯，朝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哦，老师？"

"你来找白笙远吧？"

"嗯？"抓了抓头发，"你怎么知道的？"

范小虎什么也没说，只是朝对方扬了扬手中的手机。在那一刻，阮青木觉得自己像是一座山一样，轰隆隆地塌陷了。心里一千次一万次地诅咒着"白笙远你这个大笨蛋，拖我下水已经快到一百次啦！"即便如此，还是努力挤出一脸笑容地说："老师，你还真是诡计多端！"

"我们来谈个条件吧？"

"好呀！"

——其实，阮青木一点也不惧怕范小虎。对于眼前这个老师，他充满了期待跟好感，总是觉得他像是自己的兄长一样，在陪着自己一起成长。那种在夜晚里能听得见身体拔节的卡卡声，自己听得见，他也听得见；那种充溢在胸腔里的市井?侠的风骨，若三年前得见，或许会跟他一起在街上打架斗殴；如此种种，范小虎在阮青木的心里占据了一块顶重要的位置，在成长的年月里，每个少年的心底总有一块地

方，柔软，清澈，给予依赖和信任的人准备着。所以，他很清楚范小虎不会在这件事上太为难自己，索性安了安心。

“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那又怎么样？”阮青木挑了挑眉毛。

欲言又止，范小虎苦恼地皱起了眉：“你爸是职专的老师吧。”

“对啊。”

“我在想，能不能通过你爸帮我查点问题。”范小虎一脸严肃，“现在我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她……”

阮青木欣欣然的样子：“我爸啊，你有事要拜托他的话请随便讲，他人很和气的。”

“那谢谢你啊。”

“老师你最近情绪不大稳定，还不开心的样子。”阮青木试探着询问，“就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吧？”

“没错。”严肃古板的脸立刻变形成苦瓜一只，“我被莫名其妙地甩了，而且还有人打过电话来胡说八道，我现在直觉得乱，很乱……”

“你要振作起来，我很看好你呀。”觉得这样说不够劲，又说，“哪个女孩看不中你，简直是眼睛长到脑壳上去了。”

“行行行，赶紧回去准备考下一刻吧。”

“那放学的时候我来招呼你一起去见我爸吧。”

“好啊。”

08

0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彼此的关系渐渐逾越了师生的界限，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心腹、朋友。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首先会想到对方，甚至有一次在很晚的时候给对方发短信，“喂，我想我是害上了相思病。”

等发出短消息之后，悔恨得肠子都青了。

想到这种隐私问题抛给对方对让人觉得鄙视甚至是厌恶的吧。纵有千种设想，没想到范小虎发回来的消息却是：“靠，半夜2点了，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第二天放学的时候范小虎拦住了懒洋洋的阮青木。

“你一整天也没有打起精神来。”

“啊？”举起双手揉了揉眼。

“是非常非常地想念她吧？”

“谁呀？”

“顾小卓啊。”

被说中了心思的阮青木不仅清醒了大半，一张脸也飞快地红起来，但还是辩解道：“昨天我是跟你开玩笑呢。”

“你在说谎吧。”

“我没有。”

“是么？”范小虎笑笑，然后举起手机跟对方摇了摇，拿腔捏调地念起来，“顾小卓，晚上放学有空么，我请你去吃小炒肉好不好呀？”看着对方一张脸变白了又变红了，笑着说，“阮青木同学，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呀。”

“我说怎么没回我呢。原来是发到你这去了。”阮青木咧开嘴巴笑了笑，“我说我在她眼里也不至于那么无足轻重嘛。”

“那……你是真的喜欢她的吧。”

“嗯。”

温度慢慢回到心脏上，像是耀眼的光缠绕着少年的心。而眼前这样的哥哥一样的人，使阮青木觉得安心。

“其实……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事呢？”

勾起了少年的兴致：“老师也有一段风流韵事啊？讲讲看？”

“去去去——跟我正经点。”

看着阮青木猴急猴急的样子，范小虎故意挑起了对方的胃口：“说来话长啊！”

09

09>>>

去往市职专的路上。

两人搭了一段公交之后，剩下的一段不长不短的路要步行过去。

“这所学校还真是偏僻。”

“所以是最爱出事的学校啊。”阮青木自以为是地解释着，话题一转，“要是按年纪算起来，你是大她许多吧？”

“没有啊。”一副得意的样子，“我跟妞妞只差两岁而已。”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读中学的时候呀。”范小虎耸耸肩膀，“后来我就去了外地读大学，一旦异地，我就觉得自己离妞妞越来越远。”

“……所以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范小虎没有回答，而是掏出手机，一条新的短消息刚刚发送过来。他低头去查看。然后抬头跟阮青木讲：“又是那陌生人的短信，她跟我说，妞妞现在正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吃饭。你爸约的我们几点？要不我们先去看看妞妞吧？”

“我爸约的五点呢。”阮青木说，“时间来得及。”

电话就是这时挂过来的，阮青木接了起来，是阮钟贵挂过来的电话，一连串的“嗯”“嗯”声之后，阮青木说正好他父亲有事，推迟半个小时见面时间。

“呐，我们看看能不能先见到妞妞。”

妞妞小鸟依人地钻在男人怀里。

两个人在餐厅门口告别，却还是粘得像是一对年轻的恋人。男人张了张嘴安慰妞妞说：“你不要老是这样，要晓得我老婆可是神通广大，暗中说不定有几双眼睛盯着咱们。”

“那你离婚啊。”

“哪那么容易啊。”男人叹了一口气之后习惯性地朝旁边张望了一下，然后，他就石化在那了。

街道对面站着两个男孩。

纷纷在一瞬间红掉了眼眶。

就在阮青木跟爸爸的目光对撞上的一刻，他也听见了站在旁边的范小虎撕心裂肺地叫了句：“妞妞，你怎么可以这样——”

四双目光错综复杂的交织一起。

沉默的、尴尬的、冰冷的、像是一把刀子接连贯穿四个人的胸膛。

少年阮青木一张脸火辣辣的，他的肩彻底垮下去，他觉得对范小虎说一万次“对不起”也不能抵消负荷在他身上的负罪感。

而谁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远远的地方，藏在黑暗中的第五双眼睛。

10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纵使范小虎不是口无遮拦的人，也没有跑到职专大闹一场，可是秘密的口子一旦被撕开之后，其传播蔓延的速度还是快得惊人。

对于阮钟贵跟自己的女学生搞师生恋的花边新闻，各种版本，铺天盖地朝自己袭来。甚至在自己的学校，也常有半生不熟的同学跑来一脸侦探相同情状地问："他们说的那个事是真的么？"末了还会附上"你还真是倒霉啊。"

而当每次单独面对范小虎的时候，阮青木都羞愧地红掉一张脸。

他觉得是爸爸做了错事，对不起他最好的老师、朋友。

而这种观点在不久之后就遭到了逆转。

职专校长因为这个事找爸爸谈话的那天早上，在家里吃早饭的时候，妈妈还操着一副怪腔调讲话，原来是因为儿子不晓得父亲在外面偷情这件事，现在晓得了，她说起来也就无所顾忌。因为自己被抓到了短处，阮钟贵更是一声不吭。他一次次偷偷抬起眼看向儿子，却没有看到原谅的目光。

阮青木旁若无人地盯着早间电视节目，然后立起身，干脆地说："我吃完了，我上学去了。你们继续——"

温度慢慢从身体流失。他默默注视着儿子的背影，真的很想开口跟他说句"对不起"，可是发现自己却没有勇气来说出这些。

就是这一天，阮钟贵被校长炒了鱿鱼。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农药，全部喝光。

在阮青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发了疯似地从教室里跑出去，然后在操场上遇见了夹着讲义走过来的范小虎。

夕阳下，两个人遥遥相对。

其实就算是爸爸真的死掉了，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范小虎也不必因为承担什么，因为爸爸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

真的什么也算不上。

除了自己，没有人在乎。

温度慢慢流失掉，他愤怒地注视着对面的这个人，紧抿着嘴唇，心里的话却是“我爸爸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不就是跟一个人在一起，贪恋一点温暖，你们何苦这样逼他，让他绝望，让他看不到光。让他活不下去。”

阮青木攥紧拳头。在难以承受的寂静中，他突然听见了咔的一声，像是金属折断的声音，他觉得他跟这个世界的某个环节中断了。

有些事再也不能做了。

就在那天，阮钟贵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阮青木独自矗立在夕阳下，影子被拉得格外颀长，少年抬起手，遮挡住因为悲伤而哭泣得发红的眼眶。

黑暗如同突然卷来的潮水，在瞬间吞噬掉了一天之中最后的光线，连同低低的哀鸣都被裹挟着流放到遥远的未知地。